惑語集

半部豪二刻



或語集

辛未冬日書爲

園支先生　吾口鄭盦

或語序

近來海內爲古文者多然自有明數大家後求合古人法度者亦不易得昔交西川李研齋見其才氣雄猛議論慷慨能由唐宋之津梁以上窺史漢之堂奥又見寧都魏叔子文心圓潔詞章典雅大似曾南豐二公可稱能手近交山東張君杞園堪與二公鼎足矣杞園名家世胄讀書懷古言滿天下銓衡方有清華之選而杞園屢徵未起嘗遊吳越閒購書訪友人爭與之交

余向誦其半部稾已爲傾倒更讀其或語集學益濬法益嚴氣益靜論理正大而精純敘事簡核而典要殆逈六經而有據矣至其名集或語杞園自云吾方用坤之括囊而反取同人之或語葢其意在同人之九五乎九變爲六則貞悔皆離離體剛明志不相下故有出處語默之異然剛能斷明能照殊塗一致故又有斷金蘭臭之同君子曰於此可以悟爲文之道矣爲文貴變同乎唐宋者離史漢遠矣及同乎史漢又離

唐宋遠矣合唐宋史漢而進之以本六經而明心性之學無所云離竝無所云同矣唐荊川晛悟文章不過開闔兩字開者離也闔者同也人以爲荊川止言章法變化之奇而不知其精義入神蓋有當於大易之旨者也且或語者非人語我我自語也或者無定之謂爲文之道理積於中言宣於口當如夜潮之生春鳥之鳴不知其然而然若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而後爲文之至也杞園其有取於此乎杞園徵余序余不

敢辭敬引其首如此康熙癸酉秋月年家弟商

丘宋犖拜撰

序

文章之氣運大槩百年一變上古如書之典奧詩之華藻體備三代各有不同其所同者歸於軌則之不易而已後周室東遷孔子修春秋以明道丘明爲傳視詩書加詳又一降爲戰國之文于是文質相半迨漢室初起高祖惠帝世其文猶沿戰國之舊至孝景孝武孝宣以來董賈司馬氏起而倡之然後文章炳燿煇煌醇而不醨在春秋戰國之間故西京之文卓然千古及

一變爲東漢再變爲魏三變爲晉爲宋爲元魏南北朝之文眞氣蕩盡唐元和大曆閒韓昌黎栁栁州李習之皇甫持正起而振之號稱古文於是埽去六朝浮豔趨西京之樸茂後宋元作者相沿至今故夫西京之不能不爲東京魏晉六朝之文亦如六經之不能不爲左傳戰國之文時使之然也作者立法垂後必不容舍古雅趨卑近以滑於時然因文論世如齊梁亦何可少哉人必見之者深而後發之者大也余持此

論久矣而不敢以告人今年遇杞園張先生與之論文及此先生亦以爲然後數日出所爲或語示余索爲序先生有半部稾傳世已久或語者邇年作也學問日濬于文章升降之道察之旣熟知之旣精不徒爭於語言之末悠然以往所謂同於古人者軌則之不可易而已因舉余之證於先生者爲序以遺之余又聞古之人人品奇故其文奇先生別業在杞子故城背汶水䘠濰水日日以雞黍邀田夫野老相盤桓數十

年遍交天下名士偶相思所及不憚千里命駕至則促膝談文不知有塵世中事皆非今人所及今并記於此以見先生文之所以奇者由其人之奇而非襲取乎外者也襄平金德純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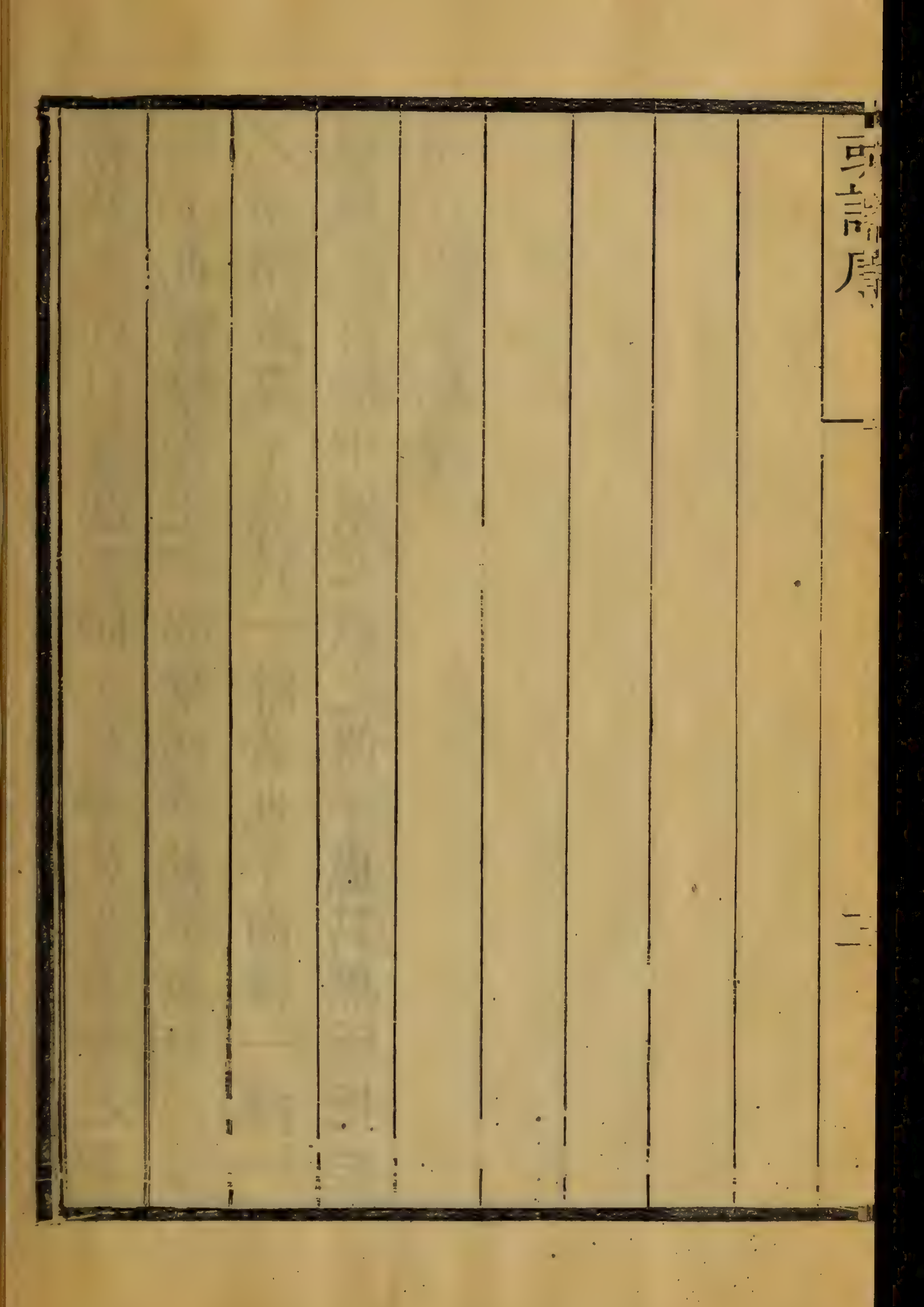
序

明嘉靖間濟南李于鱗與太倉王元美相應和矯首怒步目空作者雖其學不無割剝摹擬之病要之讀書好古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所屬也安丘張杞園先生以名家世胄蕭然物外身任斯文絕續之統著書學道屏卻世棼其所刻文集有曰半部有曰或語余受而讀之大略色古氣蒼意高筆健波瀾起伏往往有一唱三歎之聲直欲起荊川震川相與頡頏於百五十年

之上又非于鱗輩剽剝摹擬之作所敢望其項背也昔司馬遷縱覽天下名山大川故其文疏宕有奇氣先生家世青州所居爲東樓公遺壤聚書萬卷知人論世而性好游覽足蹤遍天下於燕眺黃金之故墟於吳弔吳宮之花草於金陵白下歎江左風流文物之盛無復在者以至西湖明月錢塘怒潮廣陵隋苑之遺淮水王孫之蹟所至低徊憑弔感慨悲歌每歲必一過其地而先生之意氣豪矣其游日益久其學日益

精其文亦日益進吾師王阮亭先生方今之歐陽子也嘗序先生半部槀推許甚至余無以益之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今而後一推一輓風流可挹中原文獻之傳不慮其無所托矣

甬江徐文駒序



或語序

吾同年友張子杞園既刻其半部稾問世長安士大夫爭傳誦之復以其近稾續刻而屬序於余憶乙巳歲遇杞園於青州道上維時年方少新以詩名於時迄今已三十年於古爲一世矣當其披藏書輯家乘片語隻字非鎔鑄經史不肎用每一文必棲神寂寞經數日乃成其淹雅澹逸絕去痕迹可謂日新者乎迨成熟而肆之如清泉之鳴峽輕風之拂灊不自知其起止也

豈求工於字句逐流而不竆其源者邪杞園好結客北走燕趙南泛江淮一時操觚之士引領願交紅橋長干閶門西陵之側閒歲必一游游則畫舫蘭橈勝友雲集投縞贈紵此唱彼和蓋其平生以友朋爲性命故所爲文多出於郵筒贈答之餘也其言曰文章雖載道之器大抵皆緣朋友而作書牘旣以通往來傳誌亦以紀行履揚厲盛美贊頌聿興表微闡幽碑誄斯作卽別有寄託亦可指數矣因取易同人之辭而名

之以或語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古君子交友之道如是其可懷也清風穆如之贈詎寡聞眇見者所得而幾歟余家距牟婁僅百里與杞園往還最熟自余宦游京師不與共晨夕者十五年壬申冬東歸得是集讀之然後知良朋相遇不獨山川聚散爲可感而學問相長白首如新爲不虛負焉耳至其文品之雋潔澹而彌旨復而彌深眉山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者乎世有欲窺其涯涘者於此集求之過半矣康熙

三十二年上巳日東武年同學弟李澄中謹序

或語題辭

康熙辛未杞園先生霜天尋我同舉匏尊酒半出或語集相示三熏三沐擊節快讀體會厥旨入史出經情文根本眞堪風世談言之玅所謂源流至論得古今神髓而信手縱筆發洩奧祕無怪一時高流皆尊慕之至也因握筆紀略固不足以盡先生然言外深意正在言之中耳黃海程邃

今日論文者以掇拾爲該洽以支離爲古奧以

纖弱爲曲折以汎濫爲浩瀚惟杞園意深義精才雄氣厚怪偉伏平易之中趣味在言語之外欲于虞山堯峯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半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似爲杞園言之矣建業余懷

讀杞園先生半部稾如見大庭禮樂聲容儀器備極其盛今讀或語集又如懷珍握璧褒出其奇總由先生生平重氣誼喜游歷家在安丘而江淮吳越之間歲常一至至必訪畸人購異書

以返其得於友朋山水者固多亦其才性有大過人者也揚州汪耀麟杞園以如江如椉之才不難一瀉千里而迺過自矜重每成一文必數易稾始肎出以示人觀其所以名集者前曰半部未嘗以全自居也後曰或語或爲未定之辭蓋言可以語可以無語也皆有不敢任心縱筆放言極論之意以視世之巵言蠟貌空然亾有而荒唐俶詭之談溢囊盈帙者果孰爲得失邪豐南吳綺

安丘古多義風如漢之周稺都孫賓碩皆好讀書喜交游著名節者也今杞園張君三十年前嘗與余定交于文遻樓王西樵先生寓中西樵先生數稱杞園精古文詞又英發豪邁歷名山川卽盡交其地才俊康熙癸酉秋復相値金陵讀其半部藁及或語集幷汪洋渟滀蒼堅峭拔如唐宋大家然後知杞園所養愈深而文章亦與年俱進也使起西樵先生于此日有不拂几稱善者乎因太息而識其末江都宗元鼎

予與張子別於京師八年矣并州冷署追念舊遊有今昔之感癸酉中秋前一日張子不遠二千里慰予于苫次相對欷歔者久之已手近稿或語集示予且命爲之序嗟夫予何足以知張子哉獨念予與張子定交時年方少壯相期勉力於詩古文今已三十餘年俱老矣予壘經患難奔走四方卽欲作一二有韻之言舒寫胸臆亦不可得乃張子之文一刻再刻已傳於世其中規矩法度無一字不出之古人絕無近今空

疎輕率之敝金石古文百年來惟虞山錢先生
爲作者張子不難直奪其席他可知矣向在都
門子所居秋水軒背郭臨流爲燕山勝地張子
顧而樂之因爲作記天下遂莫不知有秋水軒
者今子居雖陋古臼下橋也亦略有樹石亭榭
使張子更爲之記子將附以不朽矣張子其許
我乎祥符周在浚
毋讀吾友陽羡陳檢討世德賦卽知安丘杞園
張先生家世人龍文虎爲海內傾仰心竊嚮往

久之辛未秋偶來邗上恰遇先生于興教古寺見其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秀出天外不可梯接再讀半部稾及或語集恢之彌廣按之彌深既規矩前賢復自闢門戶眞得漢唐名家之神骨所謂巨靈大手也余以薇露自浣日夕捧誦但愧文章一道從未揣摩何能窮其涯涘又以潦倒貧賤何敢訂交名賢迺先生不弃成傾蓋之歡更獲拱璧之賜敬題數語附以千秋慚愧深幸矣如皋冒丹書

昔聞魏叔子論文以變字爲主所以叔子之文千篇不同無勦襲雷同之患文之所以可傳也杞園張先生別三載而文益變今讀或語集或寫山水或爲友朋務立意造境筆隨心生當其得意疾書時風馳雨驟傍若無人而按之不差累黍應是曾子固陳後山一輩人先生行矣他日或訪先生于家同跨蹇驢登泰山絕頂觀九點齊烟海底日出先生之文又當一變泰州黃泰來

陽羨陳檢討工駢體之文余嗜而註之中有述
祖德賦乃爲杞園張先生作也先生安丘鼎族
心竊向往乙亥冬客遊金陵遇先生於六朝松
石下始知即檢討賦中之人而先生亦向悅余
之註此賦今乃歡然以相接也因出半部稾及
或語集曰爲我序之越三日歸安丘矣余抵寓
讀之草草未測涯涘然竊於稱集之名而有感
也稿曰半部豈古人半部致太平之意乎抑不
以得半自足欲恢恢有餘地乎至集名或語毋

亦折衷大易而不輕語與且語默相半出處相半猶然半部之意與余閱集中諸作平生性情大半在山水友朋閒先生之文因同人而有語卽取義於同人之或語或者無定之詞又無盡之詞余又烏能語先生之語而贊所語之萬一哉仍於稱集之名悟先生爲文之法而卒讀可乎先生令子亞君丙寅拔萃貢入太學余小子謬附蘭譜思得一見先生歸必有以語之異日更述祖德而爲之賦未爲晚也皖江程師恭

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予以爲必衷於古必規於法而後其文可以歷久而弗敝而莫不有氣焉以舉之氣之所積有厚薄則其言之所發有淺深剽聲竊響以爲文其失也浮鉤棘險僻以爲文其失也滯非文之失也其所以運乎文者無本也杞園之文秉經酌雅句櫛字比意匠經營每一篇必累日月而後成疑其氣不足以運之矣而首尾結構起伏開闔一準於古人之法而爲之而無散漫結轄之患譬之運舟於

江河舟之中百物具備而揚颿鼓櫂容與于中流而若無事焉有所以運是舟者在也豈與夫塗飾掇拾以自欺而欺人者比哉予爲文不能自撿率意而言麤疎固陋以挍杞園則愧傖父矣而要於不敢自欺則一也適杞園或語集與予紀城文豪同時梓成予書之以識予之服膺乎杞園者如此壽光安致遠

世之論文者咸推司馬子長柳子厚獨稱其潔予頌人之能文者輒有溢詞唯潔之一言不敢

矣許今觀于張君杞園其庶幾乎或語者特其
偶梓近作耳篇固不多虛實詳略行止有法而
咸以古義副之其可傳無疑有非時流所能及
者則潔之故與杞園嘗自言其文質而可信而
予謂其中之所蘊有未易盡者蓋予之信杞園
其又在或默時矣華山王弘撰時年七十四
牟婁見於春秋名甚古自三代以迄今茲名人
畸士往往間出如郎宗郎顗管幼安孫賓碩之
徒非不彪炳史冊而求其全集大都闕如君子

傷焉今
聖天子崇奬文學吾友張子杞園適逢其會嘗以博學宏詞徵遇太夫人憂乃不獲與五十人之數而杞園亦遂韜光斂彩以大肆其力於文章凡可驚可愕洞心駴目之事悉於行墨發之今其全帙具在或如太史公或如韓吏部或如柳柳州以及劉蛻孫樵之屬無不神明逼肖葢杞園之學不名一家故遇物肖形亦如化工付物千載而後與館閣諸君子金匱石室之文較

長絜大其傳之久近正未可知也而猶托其名曰或語以示可有可無之意其寔光怪陸離爲天地間不可少之物無智愚皆知之也以是流布於泰山北海之間或不致憾於牟婁之無傳人如東漢之若滅若沒也哉同里曹貞吉
神交杞園先生者有年其間雖尺素往還已非一二而合幷之緣終未及遂止案頭手中常置先生文如晤對先生耳今年秋過訪余余客之見山樓鐙篝酒鎗流連信宿不但得先生之文

且得先生之人先生爲醇乎其醇之人故應爲醇乎其醇之文也昔人評龍門文曰潔潔者醇之謂也評廬陵文曰敷腴溫潤非醇不能敷腴溫潤也見先生者固自知之未見先生者亦嘗於其文想見之濟南朱緗

從來爲古文者非讀破萬卷書而又有才以馳騁之有法以榘矱之則不足以名家今人一知半解輒拈筆弄墨自號古文不知明眼人觀之正如張思光詣劉瀓都自非是耳往聞安丘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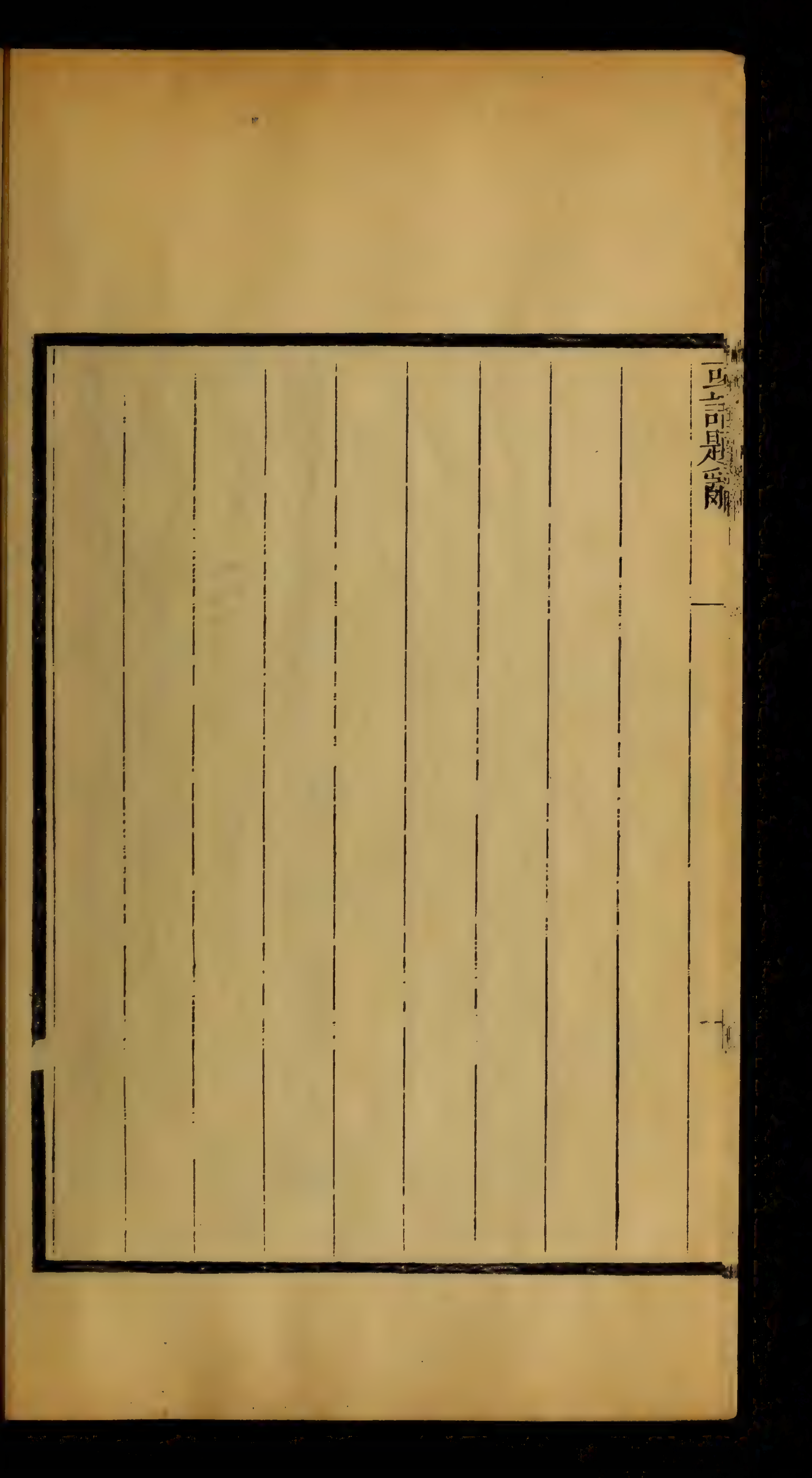
杞園先生善爲古文曾覩一二首不過片臠意
殊未饜近相晤濟上得讀其全集不禁擊節夫
乃謂之善古文果非虛聲也先生嘗於錢虞山
後叅一座中州侯朝宗吾浙黃棃洲猶將拍肩
而把袖也余幸矣惟有寒山一片石可與共語
庚子山庶無虛北行已乎錢塘沈名蓀

君子立言以明道也道統心理之同言不背於
道則見者愜于心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者匪文之不易而言之本於道之不可易也

詩與文皆立言明道中事余常舉以論詩而人或河漢其語緣風人既遠作者之意不傳但襲取詞句以爲詩故積習難悟耳杞園先生見道入其文不事雕繢惟取曉暢大義而止而波折頓挫自然成章深得聖人辭達之旨喜其與余言有合也因附著數行以互相發明且將以使後來者之知所歸也任丘龐塏

向嘗手杞園先生文便知先生爲當今古文宗工然人有謂先生文絕似壯悔堂者壯悔堂滅

香在盧陵而太作意轉不免描頭畫角之病先生曾有是耶先生固眞盧陵耳近復讀國語集廻環往復覺向之所以窺先生者益信不謬卽請以質之先生先生不且相視而笑耶濟南朱綱



自敘曰張子舊有所著撰曰半部稾者刻於巳
巳夏居亾幾何即悼亾傷逝哀疢相乘如以危
葉衝風濱于十死雖僅而得免人理適盡閉門
漠漠媮視苟息昔之醉夢沈酣于其閒者皆付
之前塵影事又何有於文字體氣既復魂魄漸
收而游往中二三君子閒以文事相役不能自
閑紙墨遂多因念文章大氐皆緣朋友而作也
牋記所以散鬱陶傳志亦以闡幽隱序引多品
藻之言銘箴寓弼違之義褒德顯容則尚頌讚

會悲引泣斯有弔誄行實敷述固假畢牘以告哀論説昭列寔設譏評爲是正也郎別有寄託亦可指數矣故釆周易之辭以冠之然吾方用坤䷁之括囊乃反取同人䷌之或語心迹屈奇覽者得毋笑其憒憒乎康熙三十二七夕續夢老人張貞書

或語目錄

序

唐鄣鎮重修三官廟記
安丘縣三教堂營造記
游廣福寺記
游揚州劉氏園記
游金陵北城記
游西園記
游雲龍山記
杞城別業圖記
題名

書兩節女事

傳

墓碑

亾妻李孺人壙誌

亾女權厝誌

女蘅埋銘

行狀

亾室李孺人行略

贊

劉止一畫象贊

馬拙修象贊

曹湘鄰象贊

敬輿景宣

孫男　壯輿景劉

長輿景和　較

扶輿景淑

杞人張貞造

周易本義引蒙序

吾友姚子青厓取周易諸家訓解決擇其最精密者都爲一集命曰周易本義引蒙屬序于余刊墨斯竟走介布書來告成事且謂非子題其簡端無以垂世行遠余甚愧其意而不獲辭也竊聞夾漈鄭氏有云秦人焚經而經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言詮釋經義之難也若夫周易通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廣大悉備孔子晚喜讀之至絕韋編是可知其所重矣嘗考古者三易掌于太卜自商瞿橋庇馯臂而後又兩傳爲田何則漢興言易之始乎然漢儒言易分三家各有師傳不可易田何之學丁寬傳之魯之孟喜齊之梁丘賀再傳之寔皆原于子夏受之孔子此其一也焦贛起而東郡京房傳其學殷嘉乘弘姚平任艮爲之徒此其一也費直之後傳者爲鄭玄王弼諸人此其一也至唐孔穎達著正

義則祖輔嗣李鼎祚作集解則宗康成陸德明爲釋文則又尊君明其後作者踰軌或主名理或專象數各有偏重至宋二程子爲傳可稱探微乃詳於理而略於數亦不能不啟後人之擬議紫陽夫子出而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質理驗數貫殊析同其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而大易之道始無遺憾青厓爲給諫公孫以古直先生爲之父以熙如先生爲之兄濡染其風尚浸漬其議論蓋不出家庭唯諾几席丈函

之間淵源授受已迥出儔倫而其爲人視精而行端心和而志厚布衣蔬食蕭閒淡止無所誘以散越其神無所脅以虧蝕其氣韓子之稱李翺所謂有道而文者也其治易也卻埽杜門焚膏宿火假年窮老以從事由唐至漢溯而通之由宋元至有明沿而別之獨取其有合於考亭之旨者會稡成書遂使世之爲其學者如見斗杓如得指南焉或謂是編有資於場屋帖括者爲多其於闡揚性道尚隔一塵不知經義之設

正以剖析前人未發之祕也歷代以來念六經之蘊深而難知故取章句裁以爲題敷陳詞旨如一出於聖賢之言其道之精微變化盡矣特患傭耳剽目之徒傅會穿鑿楦釀而叢脞始偭背於大道耳何若斯之擺落悠悠研尋雅故發皇蕩滌煥然與本義同風用以譚理則洞前燭後可以窺周孔之閫奧用以爲文則根茂實遂可以挽輓近之頹靡余雖衰老猶將執簡以觀其盛又安見窮經而經不賴之以存也哉康熙

三十四年歲在旃蒙大淵獻夏四月丁酉牟山張貞謹序

歷敘易學而以考亭爲儀的人所易曉至帖括原以明經講義即以闡道人所易忽文能一一指出始知其眞爲持世之書行見戸誦人弦寶裝綺藉矣 朱子青

掖垣疏草序

掖垣疏草故工科給事中馬公所著公諱從龍字君昇別自號見素青之安丘人公舉萬曆壬辰進士歷洪洞高平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入南垣旋丁外艱服除補工科冊封周藩事竣遷刑科以母郭春秋高辭官終養物志兼盡人稱其孝在籍起通糸起尚寳卿大理丞皆不赴公通籍五十年在官八年餘俱家食難進易退士論歸焉公嘗以剛直忤奄登萊軍興公

適爲寧陵之行監軍中官嗾令某誣以倡逃遂下詔獄欲寘之死烈皇尋寤僅遣戍都勻時天下大亂塗路梗塞家人力沮其行公不可曰君命也毅然就道抵黔南彼中臺察念公貧病欲資送北歸合數百金以爲贐公固辭弗受當事者謂公不爲囊槖計獨不爲饔飧計乎公曰使吾在職肎稍易其操當不至此諸君乃欲我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邪公攲嶇萬里轗軻百罹甫及里門聞流寇陷京師即攜家南渡僑寓句

容亡何竟壹鬱以卒遺命葬其地聞者皆歎邑正容以爲今之謝君直鄭億翁也公沒已歷三世曾孫大令庭符搜討遺文得疏稾三十五篇鏤版家塾而屬貞爲其序竊惟公生金張世胄之家稟天地清淑之氣當其服官壯縣廉潔自持不以一介入筐篋不以一帛充衣襦及擢諫任朝右望見公衣冠以爲有異至其方嚴峭獨芒寒色正海內敬仰不啻五緯之在天也其職論思值神宗倦勤臨御稀簡萬幾叢脞雖處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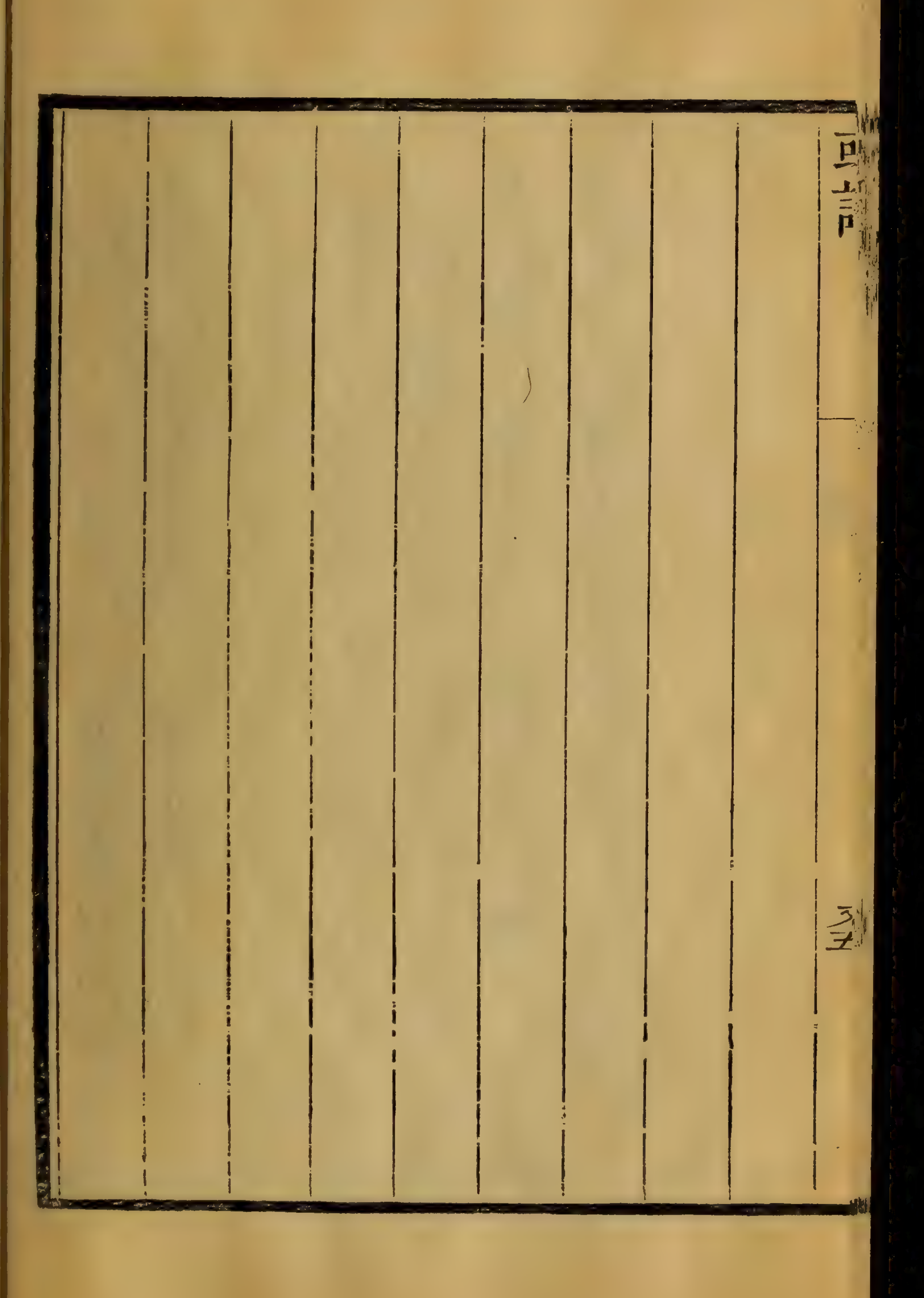
中月滿之時巳成土崩瓦解之勢公殷憂軍國結念君父遇事感激意氣坌涌簪筆飛章若矢之激弦星之奔彴莫可禁禦必不以時不可爲而少貶其振纓奮褎之氣也欲紀綱之整飭也則有力致昇平之疏以時政之缺失也則有亟圖省改之疏屛斥憸人則有邪臣久干清議之疏倸護善類則有鑒別忠直以終任使之疏且有省織造之疏以戒奢侈飭荒政之疏以救菑傷嚴驛遞之疏以蘇民困又有府第估値太濫

及乞禁陳設冗費之疏以杜侵冒公指切時事無慮不周而尤以裁抑宦官植培單赤為本旨每草疏入告伸紙屬筆暢所欲言不假膏飾未嘗囘互公之忠義固本天性寔亦道德性命之學講之有素也始公雅慕呂叔簡先生之學遂納履其門當太恭人在堂歲必一赴函丈終以太恭人故卒卒往返未能久侍即先生沒亦僅一奔喪而已及太恭人以天年終公即盡室僦居寧陵期盡裒其遺書讀之以蘄有獲刑禍利

祿豈足動其中哉由是知公卓然爲命世眞儒不獨篤孝純忠驚耀青史即其鐮厲學問鄭重師傅亦近今所希有矣先夫子與公少相知夔長締姻好公晚年家居晨夕過從時貞未成童先夫子每令出拜被公拊摩逆數曩昔十有九閏矣捧讀遺稿如聞歎咤如見須麋俛卬之間能無潸惘故采其學術風節并出處梗槪以爲序使後之尚論者有攷焉康熙三十五年三月三日清明同里姻家子張貞謹序

嘗讀六一薛簡肅公文集及東坡田表聖奏議諸序喜其敘事詳整簡練兼有變化眞史筆也讀先生此序不薄今人愛古人矣 程叔才

忠孝二字是馬公平生大節至其杜侵冒省浮費諸疏又皆與宦官爲迕尤見立朝風槩篇中明言暗伏一一傳神眞有關係文字體裁高古法度謹嚴猶屬餘事耳 王清遠



燮園倡和詩集序

當吾世而有兄弟竝以才名鵲起江淮閒者則渠蓀覺堂兩汪先生也渠蓀清和婉篤弱不勝衣經明行修蔚爲醇儒覺堂早登甲第出入館閣回翔郎署且生而魁壘以豪傑自命指畫天下事數着可了兩人若不相爲謀者至其惇倫理重交誼沈潛于風雅氾濫于詞章則誠伯仲也壬子之夏余游學都門獲遇覺堂淡相慕悅遂與定交每過門下馬譚諧閒作留連夜分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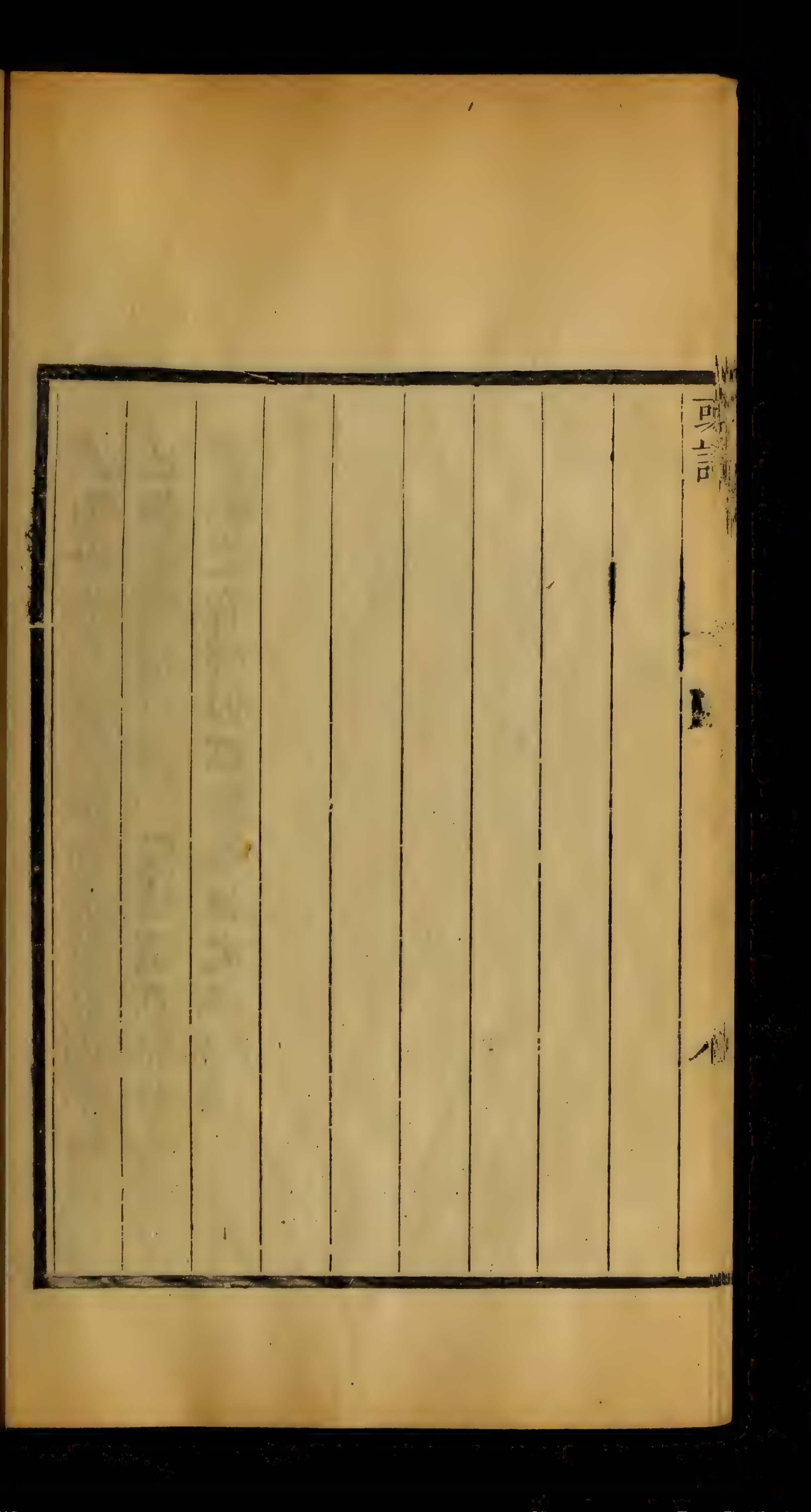
喜讀余文長吟闇誦不忍釋手求其是正卽點竄評騭朱墨狼籍至今手蹟尚藏篋中比余東歸書問促數月必再至瑣屑細碎無異覿面逮其罷官草猝出春明猶遺書寄余付屬鄭重開函循覽令人有一人知已之感余交渠蓀在甲子之秋雖後覺堂十年而歡若平生未嘗少別良以相期之久相望之切故一見莫逆不自知其傾蓋非故也余乙丑南來訪兩先生于家執手話舊數共晨夕見其內行淳備家庭藹然有

連棣聚食之風及酒酣鐙灺此唱彼和又湲得夢草對牀之遺意越六年辛未余再過維揚覺堂即世歲星已周余服朋友之服哭其墓上入噎渠蒼相與登見山之樓如覩顏色如聞履聲徘徊俛仰當饗而歎渠蒼出眎𡖖園倡和集一帙乃會稡兄弟平日訓贈之詩也請爲其序余摩挲遺編迴環吟咀于良朋銷殞之餘追憶定交之初有如昔夢依然往劫矣余九歲而孤終鮮同氣見人兄弟偶語輒心情慘抑謂爲人世

難得之樂況觀其手足零落邑鬱無聊排纘篇章用以寄人琴之慟者乎縱欲伸紙吮筆以序其事十句九慟不能成聲矣因述我兩姓游好始末書諸卷後姑存灼艾分痛之意若夫詩之輪囷結轖纏緜惻愴讀之增友于之重者當世君子皆能道其所以亦何待于余言渠蓀辦人定當不昧斯語耳康熙甲戌古重陽日牟山張貞序於廣陵僧舍

用合傳法爲序淡得古人遺意篇中敘二汪

處有分合有詳略散而能收整而不板跌宕已極至後幅自遮一段情淡意痛發爲和平繚繞之音神似歐陽永叔矣 陶季淡



西城別墅詩序

昔人有言。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余謂家庭間得文章之士。尤難于得功名之士。如唐之劉蘇李房宋之范韓曾呂。皆父子相繼爲宰執。其他躡踵而爲公卿者不可遽數。至父子以文章名世。則指不多屈。有唐文章鉅公。無過杜韓。子美屢以詩勉宗文宗武。而二子之詩無傳。退之三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斗山。而不聞世有狀元袞者。亦文章難于功名之一。

證也今之詩文冠一世而海內操觚之士尊之無異辭者莫如王少司馬阮亭先生先生有才子曰清遠能世其學蓋先生以名世之才從容館閣游歷卿貳一話一言皆載國家之元氣以出翰墨風流可以籠挫古今陶冶萬物而況爲其子姓者乎清遠天資卓偉蔭藉高華目擩耳染已加于人一等而游先生之門者又皆海內勝流清遠與之講習磨礲所造益深是豈寠書生聞見局陋者敢望其涯哉故作爲聲詩汪洋

渟滀清麗閑雅稱其家學于是詞宗詩老希風說響者莫不推轂辟舍而歎先生之有子也夏日偶過其讀書齋出新詩一帙屬序乃清遠自詠園居者閒澹高古視平日更進一格旋游其別墅幽邃紆餘無穹閣傑屋之觀有荒山野水之思然後知清遠因心造境即境會心而詩之境地故自不殊也夫文章不易能而清遠之所就已如此使極之而播爲雅頌以薦郊廟著爲謨誥以施　朝廷文章當緣功名而益顯况功

名又君家之世業也可弗念諸清遠請序甚殷余才盡志衰媿無以相長聊述其淵源所自并致朂勗之意云康熙庚午冬渠丘張貞序

議論皆臻絕頂而文字亦推偉不羣　安靜子

楓脂香堂詩集序

余病店餘兩月雖寒熱交至而熱爲尤劇每當熱作如騰猿狂象不勝其苦友人教余默思平日所歷清涼之境可已斯疾因憶昔游越中嘗于月夜登飛來峯涼颸微扇聽巖下泉水泠泠時在初夏肌膚起粟亟下坐冷泉亭畔松影參差如水中藻荇自謂清絕後又登琅邪之山下臨大海值宿雨初收纖翳不起空明澹蕩一碧萬頃風起瀾生山阯動搖不自知其置身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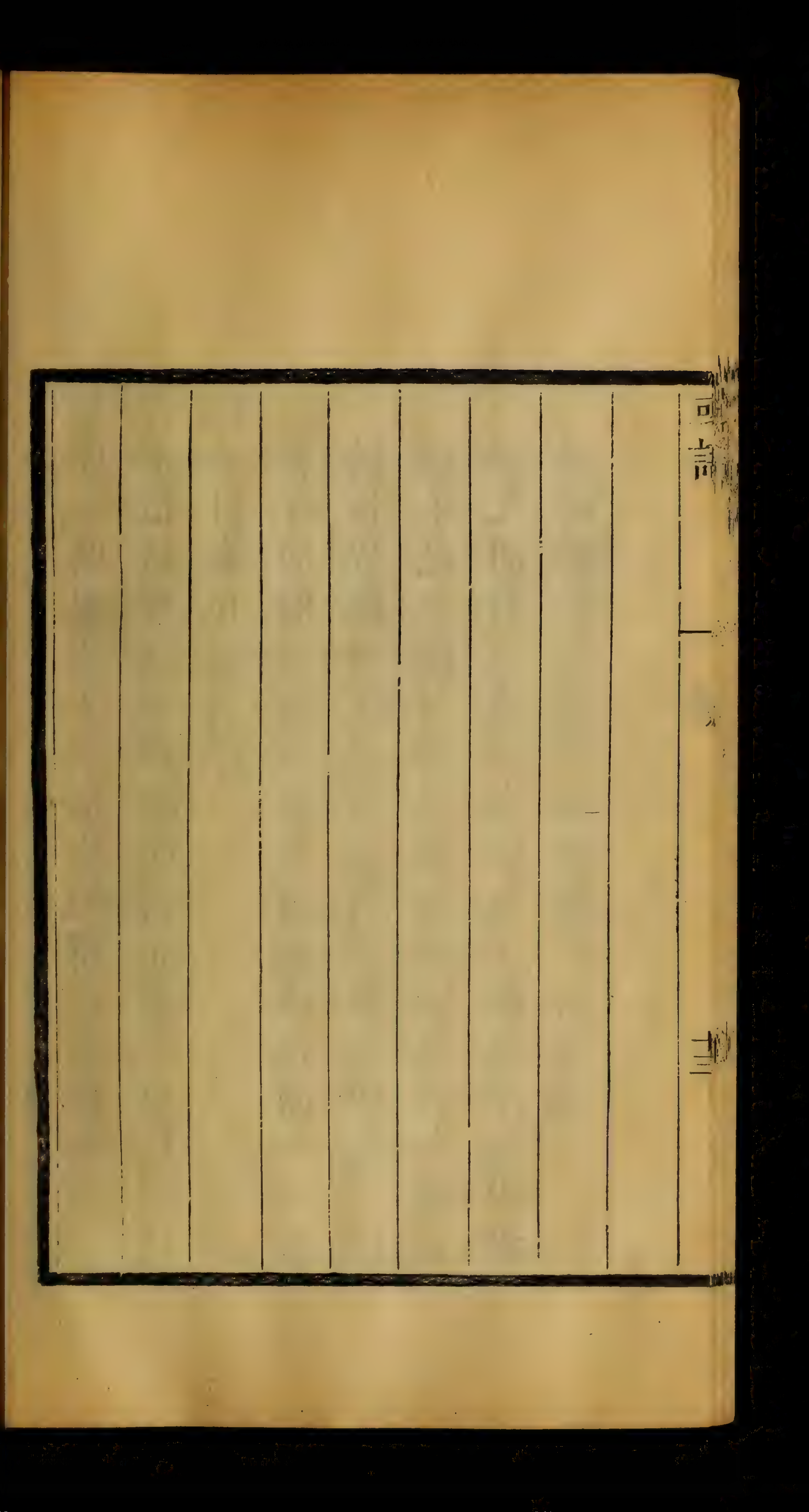
所斯誠天下之曠觀也已又嘗秋日郁居以九
泥塞戶蒼蘚滿庭綠陰覆屋午夢乍回茶亦熟
矣萬籟俱寂唯鳥嘑蟬噪洋洋盈耳可稱玅音
及入山路潦水方盛陰厓幽壑層層傾瀉或澎
贔漰湃或瑽琤灘瀨解衣盤礴塵慮盡滌斯誠
天下之清響也已又嘗得長興廟後新岕以天
泉瀹之才一注水栝杓自馨不必七盌始風生
兩腋自謂足雪昏滯矣一朝晨起趿履林園見
花開曉液玉垂珠湛掬而飲之九竅皆香斯誠

天下之至味也巳癸酉春日朱君子青投贈嶺南耑江二集余受之卒業淡而不釃雄而不抗靈迥超脫自成一家變幻百端了無迹象近代比儗塗飾之雲霧埽除盡矣巳爲心折既又得其楓脂香堂全集讀之然後知其天質高師法古葢溯源于漢魏涵泳于三唐而跌宕于宋元者余尤所心醉者雖散華落藻金春玉應而清冷之氣隱見行墨每一展卷若揖古人于煙霜冰雪中此放翁所謂使人欲學而不得欲贊而

不能者何幸于吾身遇之哉斯誠天下之眞詩也已噫曩昔勝賞無異野鳥篆空飛鴻蹋雪過眼已失今臥病荒邨仰眠牀上看屋梁而呻吟惟楓香一編長置枕畔病小極時用當七發誦其雄以奇者如山月當頭閬風吹袂怳然上下飛來峯游眺東海岸也誦其幽以峭者如疎柳鳴蟬空山放溜怳然臥聽松風坐臨秋水也誦其芳以潔者如新茶潑乳甘露沁脾怳然共試金芽獨餐沆瀣也平生境遇莫可追憶者眼底

胷中一時俱集不覺積痾頓穌翕然而起適子青來徵詩序既不獲辭遂書此應之康熙甲戌秋分日安丘張貞序

前半層層發論似與本題無涉後面一一應轉便覺縹緲煙波皆成實際眞空中造五鳳樓手也至鍊句設色處錯綜變化淸令沈着則又別有天地非人間矣不唯爲序文中絕調卽在先生集中亦稱傑作 朱其恭



周榕客學莽詩稿序

吾師櫟下先生節鉞青齊癸卯夏手一編示余則所著賴古堂詩也余拜受之退而卒業見其陗獨雄秀不名一體至其遺辭皆未經古今人道且多古今人未易道者余躍然以起聳然以服而不能出一言以贊之旣讀虞山序文謂其情湥而文明言近而指遠包函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爲指歸余竊歎爲知言榕客爲吾師中子一日出其學莽詩稿屬余論序余觀卷

中之詩磅礴鬱積清麗閒放一以爲陣馬風檣一以爲飛泉駭瀑寫景幽寂有蘭茝之潔言情華潤有桃李之豔於乎何其詩之似吾師也因思吾師負蓋代之才淩轢偃蹇淹玩衆作不限常律操捨自如是其有異人之資稟也早登仕籍敭歷中外前代故實無不貫涉

本朝憲令無不稽據且晚經患難人情事變洞晰胷中是其有異人之遭逢也至若耆書又其天性上自經史諸子百家之集下逮稗官野乘

旁及道釋之書殘章斷簡靡不山聚林列且窮極日夜之力鉤索質驗貫殊析同是又有異人之聞見也吾師之爲吾師者如此是可易言似歟然有說焉深山大澤寔生龍蛇榕客蔭藉高華胚胎前光是其才具原自無殊也　國家典故人事變更榕客於過庭之餘耳之已熟與其身歷無少差別也至圖籍之藏匳縢匣祕充仞積累不必搜奇抉怪但伏而讀之已有餘矣是其聞見又略相同也然後知吾師之創起者爲

難而榕客之承傳者爲易使起虞山於今日必且以目吾師者目榕客謂其詩之似吾師也得毋亦以余爲知言乎康熙癸酉八月丙子安丘張貞序于甕社湖舟

謂榕客之詩原本櫟下先生只是兩層文字其中由似說到不易似由不易似說到易似回環繚繞便覺有無限煙波無限曲折是之謂眞古文是之謂眞大家　宗定九

安青士綺樹閣賦稾序

賦於何昉其風雅之遺音乎古者諸侯卿大夫交鄰聘問必有詩詩卽賦也往往見於春秋春秋以後聘問諷諭不行於列國羈窮之士閒因失志而有賦屈宋之騷是矣騷亦賦也兩漢而下賦家輩出賈生長卿之徒長於敘事矣說者猶謂其昧於情子雲長於說理矣說者猶謂其略於辭至於孟堅世推雄博而說者猶謂其辭理兩失若是乎賦誠難言之矣閭丘安君青士

吾友靜子先生介子也少年矯志博物好古既以其所應時制著場屋聲更以餘力浒洄騷雅下上漢魏溢爲詩歌則餘膏賸馥猶足以驚爆海內辟易作者此誠家學所被源濴流長未可以膚心末學跂而及之也去年青士與予遇稷下出所爲賦若干篇以求是正且請爲序予披讀一過風氣遒警典寄婉愜名章繡句絡繹奔會於行墨之閒語象則星漢昭回雲霞卷舒也語致則文漪淪漣緒飆搖曳也刻羽雕葉不足

爲之工鶴鳴鸞嘯不足爲之韻銅丸走坂駿馬注坡不足爲其流暢也由其才無不兼故美無不備予回環雒誦神悚欲飛尚復何言無已姑取青士之以綺樹名其居名其集者以進論之可乎予杞城種樹者也久與爲伍能竆其變當春氣方殷萬花爭發黃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綠者衆彩交揉焜煌變幻可謂極難名之玅矣抑知此有本焉蒼枝老骨夭蟜勁挺或根到九泉拔地千尺攫雲漢而挾風

雨寔錦綺繡錯之所由生也青士持此以求則不僅紛紅駭綠徒夸騷厠之工露葉風葩謾闘文園之巧矣青士不由是遠乎用爲書首弁以質尊甫靜子先生或亦當黙相印可也康熙丙子驚蟄日杞人張貞序於自來草閣

文章須通經學古攻苦數年自立根柢然後組漢緯唐以爲華藻此園叟自得三昧用告青士眞金鍼度人矣不特始須終規爲作序正格也　邵子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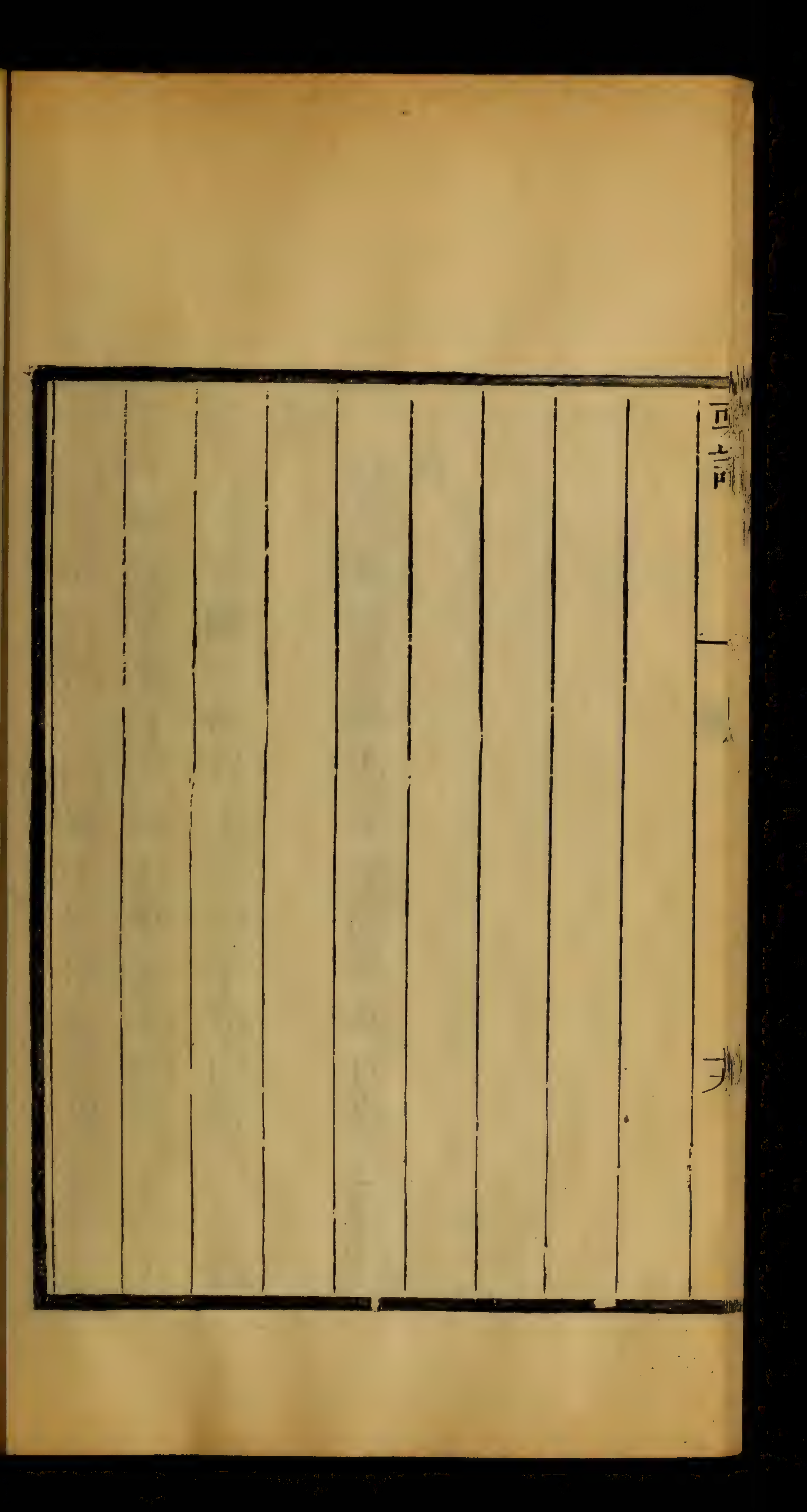
張氏闈牘彙存目錄後序

由明迄今餘三百年皆懸帖括以繩天下士程式既定凡世之欲就功名者顯顯然知由此而入則爲正背此而趨則爲邪雖別有弋獲人不爲榮矣故有志之士咸潛心其中卽父兄之訓誨師友之提命亦未嘗舍此而別有所屬也吾家自高大父武安公以經術起家其後曾大父東津公吾大父贈司理公皆承傳家學有聲庠序必不肎以困躓于名場而遂自廢其業至吾

世父孝廉公始以萬曆壬子舉于鄉吾叔父侍
御公亦舉天啟辛酉而成進士于崇禎辛未先
府君雖以明經老而庚午之役大爲當事者所
激賞詘于定額故置乙榜寔非以其文有明月
之纇夏后氏之考也會晝日無事料簡篋笥得
壬子鄉試經書義七篇庚午副卷與辛未會試
經書義各如其數辛酉鄉試僅存書義二篇附
小子貞及兒子在辛壬子丙寅拔貢試牘各二
篇合之得二十七篇刻于家塾使後之子孫讀

斯編者知我諸父顯晦不同出處各異要皆礱磨乎事業奮發于文章自時厥後縱猥庸不肖隤其家聲猶知恪守先訓終不敢由他途以進也

段落分明規模次第望而知爲有律之師 昌青
若



汪[illegible]亭司兵五十壽序

康熙甲子余游京師時在壯年腸肥氣盛傾身結客一日飲比部汪君邸舍座中有客神觀駿發視精行端文章之氣隱現于眉目間灑然異之問其姓字則廣陵韓君醉白也尊甫文適公乙酉之歲以身殉國母蕭太夫人以身殉夫君是時才三歲耳托命家嫗以得活生而權奇倜儻爲童子時巳受知于郡司理王阮亭先生及補校官弟子不惟制舉之業著塲屋聲而詩古

文詞亦稱雄海內既而北游太學時阮亭先生復爲大司成合天下士試之拔君第一六館才儁皆以之爲職志焉公卿聞人多折節下之爭相延致以得一當君爲幸而君自若也余既傾倒于君君亦暱就余自是遂成莫逆余歸未幾比部以蜚語被逮時事方急傳聞異辭道路洶洶知交裹足親串退縮卽平日厮養僕隸受恩最渥者亦驚皇避匿無敢出一語露半面者君獨傳古誼微服赴難爲之偵消息具櫜饘終始

左右事竟得白比部感且次骨與講朱陳之好
而君以爲友朋之道應爾未嘗幾微見顏色也
長安公卿聞人向之以文章嚮慕君者至是又
相與高其風義而益親之君則掉頭亟歸矣辛
未之秋余再游邗江哀遲畹晩疾病侵尋意氣
銷落回思曩日之聲氣應求文酒過從依然往
劫矣望知交之門輒彳亍前却獨訪君于家君
亦相見驩甚延入東軒阿房砥室夾窻助明花
藥分列庭竹翳如自汲水灌洗有楚楚可憐之

色君之獻酬羣心者不惟翰墨淋漓詩卷塡塞雅頌之博徒必詣門以求通卽鄉里之質疑朋友之急難皆奔趨望走如有期會君出片語應之人人得滿意去良以君少經坎壈天運人事盤互叅錯皆足以磨厲其心志長益其神智故于古今事變如列符券如懸鏡鑑胷有定識肆應不窮非徒恃其炙轂之智聊取給于眉睫閒也因思君有才如此甲第可以戾契致功名可以趌步成況年甫五十正古所謂艾爵而服官

政者迺君有本分之官顧獨高不出之節江淮之間俊人豪士從君游者皆勸之仕君不答惟仰面看屋梁而已諸君子知君之不可強也而姑與之飲酒明年上巳是爲君皇覽之辰又將稱觥上壽而侑觴之文則以屬余以君嗜余文之深也余何敢以世俗祝嘏之辭進唯書余之知君者以復之遙想其時花明草熏風物駘蕩家列長筵門喧駟馬賓主酬酢笙歌告備有褐衣席帽持郵醪而拜堂下者必余也此時諸君

子還肎分末座以酌我否

無一字似壽序寔無一字非壽醉白者首序其堂上殉國殉夫凜凜忠節次序其生平急難重友忘軀是皆可以致壽之由俯仰低回得情得體誰謂壽文不入選邪 何蘧齋

似記似傳筆意最歷落可喜如此作祝嘏之詞庶無損于性情 安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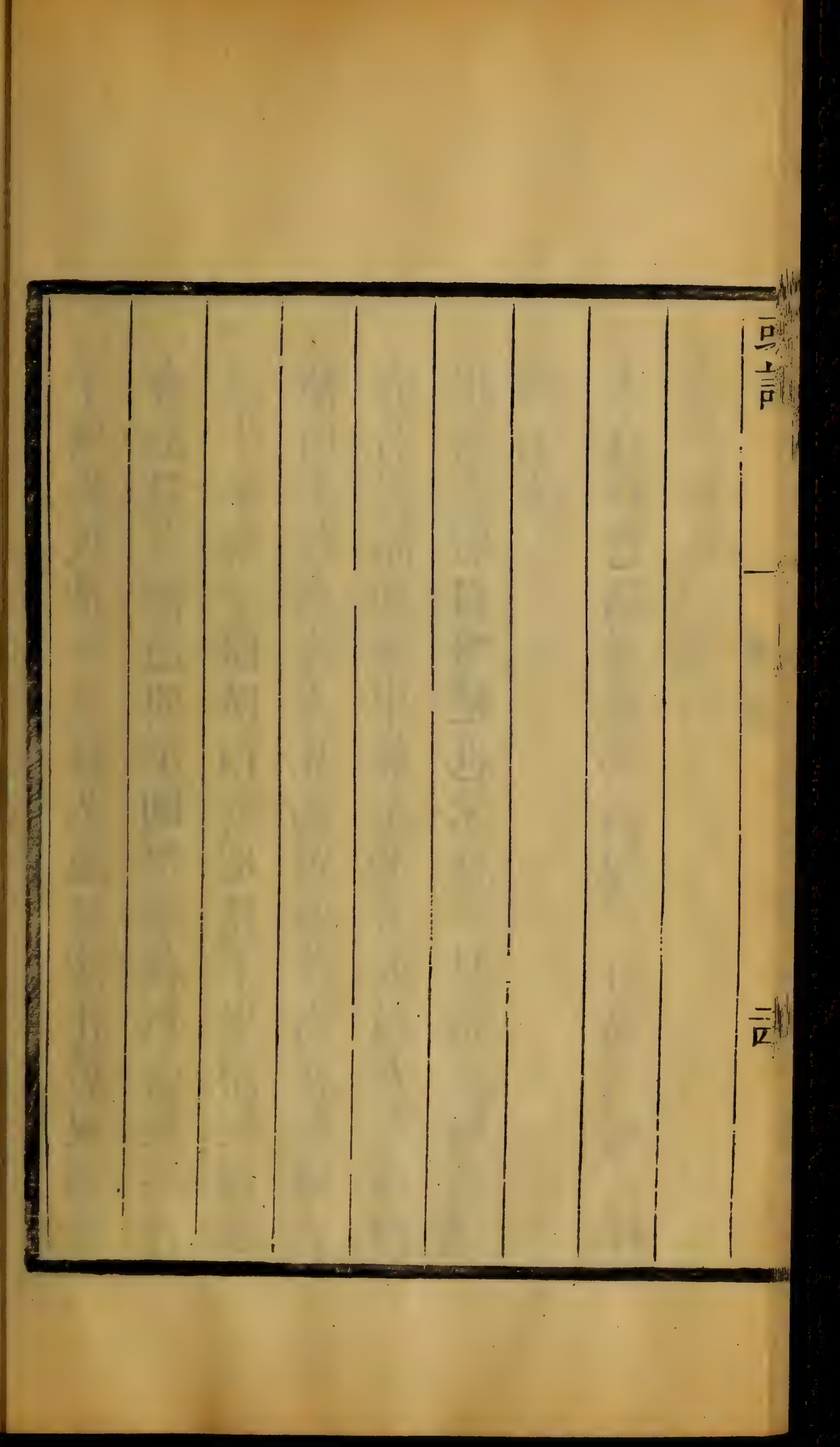
樊會公畫卷題辭

金陵形勝甲天下靈人秀士往往生於其間而今之稱遺民宿老者無如樊君會公蓋會公生江南山水之區而性復好學多識前言往行法書名畫嗜若饑渴於故家所藏唐宋眞蹟臨摹殆徧棲心旣久遂自名家至其爲人落落穆穆不知有人世機械事與余定交餘三十年不變辛未秋杪余再游白門訪會公于家其居爲前朝徐中山東園曲徑横塘竹畦菜圃雖在城市

全似郵莊余隔籬呼之會公自出應門步履輕安須麋雪淨相見握手成歡然一笑也及入其室殘菊猶馨茶鐺方沸父子各據一几讀書作畫門外躑塵賓主俱忘又不覺憮然自失矣既而出一卷示余乃其子青若乞寫藏弆者匠意經營煙雲渲染饒有米虎兒筆意就窻展玩不禁瞪目叫絶畫家之有南宮數文猶書家之有右軍大令也青若丹青妙有家法今會公寫此付之似默寓代與之意青若其知所欽承哉

予與樊氏昆玉交最久誼最深往居東園時會公晨夕相過興至則捉筆拂紙豪無倦色三十年來予偃臥白雲咫尺千里而杞園游轍所至獲與定交且爲題所作畫卷應喆孚青若之請知卷中巖壑必有大過人者乃得杞園之燈目叫絕也未獲一見念之惘然　白雲自怡

文有画意寫景最爲幽靚中有高人逸士呼之欲出也　安靜子



程萬斯印冊題辭

昔人有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其人必不能文縱能文亦兒女語耳印章雖小道吾謂與此政同一關捩老友程子穆倩家本黃山長居廣陵晚寓白下皆通都大邑而好學又其天性無所不窺即無所不記所謂讀書行路者既無歉于昔人之言而又得從黃石齋倪鴻寶諸君子遊熏染其流風緒論故發爲詩古文詞往往入古人堂奥溢爲圖書篆刻直偪先秦兩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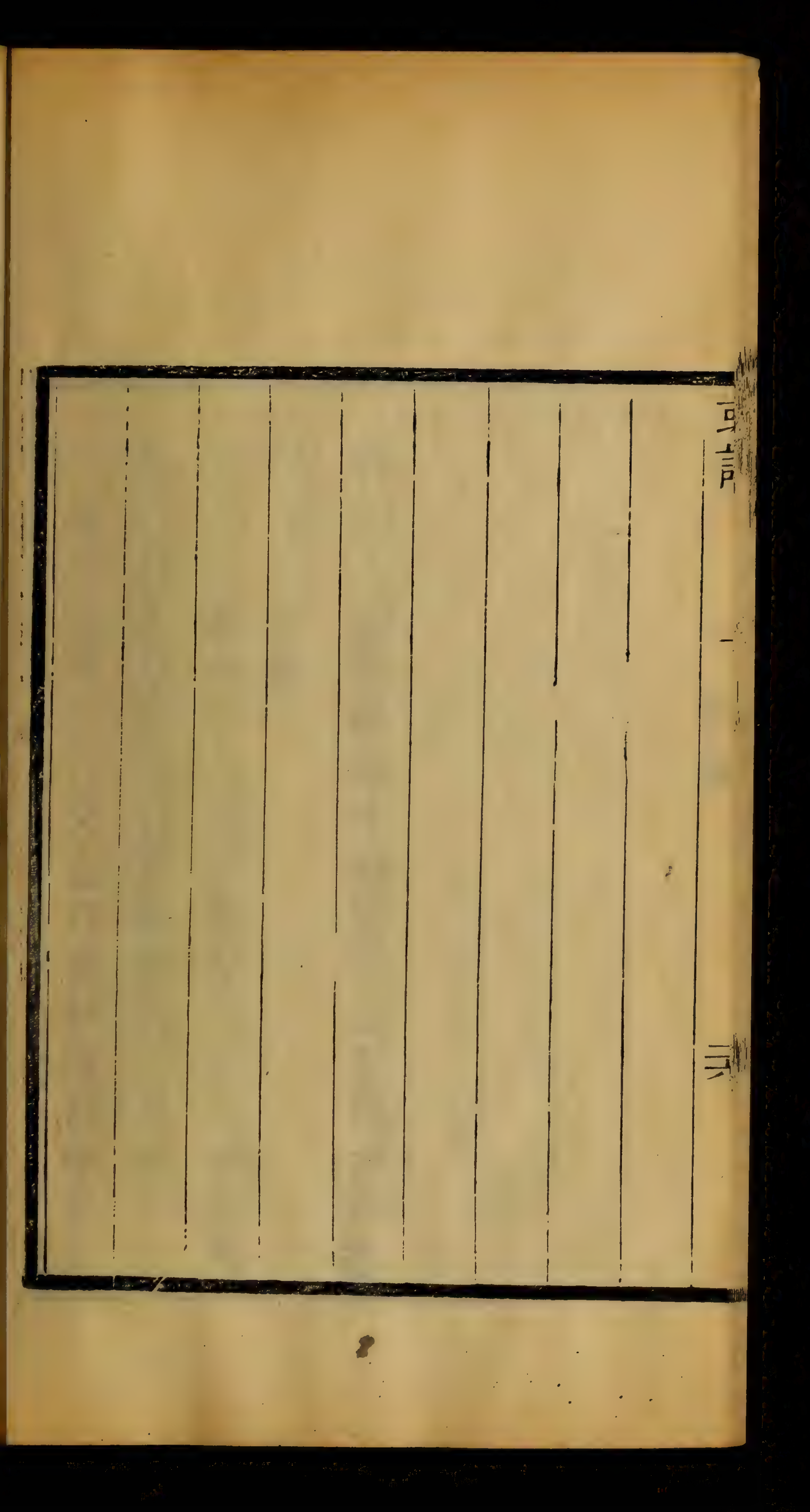
知其詩文篆刻之玅而不知有其所以玅之者在也余與訂交垂三十年今來建業握手話舊得晤其少子萬斯意氣英發風神韶令鐫刻圖章具本家教及索印本觀之奇而不詭于正放而不離乎法穆老玅技頓還舊觀矣吾願萬斯念品節文章爲乃父篆學所由基即由此而溯其淵源一如古人之讀書行路以成其爲文章者將先秦兩漢不難至矣寧僅爲克家之肖子邪

凡屬斯籀則曰古文金石剔鏤則曰印章既儼然以文章稱寔貴專家無疑矣萬斯克紹家學而猶勗以品節讀書是正淺知垢匾老人者

王安節

每于小道說出原本極似涪翁諸題跋

安靜子



錢波齋印冊題辭

予性癖印章每過作者之鄉必以物色求之然時流往往不可人意今來廣陵念穆倩亦步而後篆法中絕矣偶于友人團扇上見一二小印精苍光怪奕奕射人問之則出錢子波齋之手亟扣門相訪拊臂促鄰歡若平生索其藏本得自書越東長壽院十二觀詩各冠以篆印繙閱未竟駴神奪目口呿不合者久之鍾記室論十九首謂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儗以波齋所作

差堪無愧將與袁州廟學法愼律師諸碑世之所謂三釥四絕者共傳不朽寧僅與程吳兩君鼎足分峙而已耶甲戌古重陽日牟山張貞書

本說波齋堪與程吳鼎足前後映帶便多丰采顧天飛

安丘縣學重修西廡記

近代學校之制廟事孔子而祀七十子之徒于兩廡天下通義也安丘學宮剙自元建元中二十八年重建正殿三十一年始造兩廡有明以來益加增飾學舍講堂次第興葺然亦再修再圮毀置不常鼎革之後化爲飛埃鞠爲茂草矣迨入我

清文物寖盛順治十四年邑侯徐公謂第更新廟學以財力告絀獨遺西廡康熙三年邑人黃

封君肩茂自損槖裝營繕崇成壯偉閎燿旣歷三紀漸就隂靡三十一年邑侯陳公猶龍廣文李君瑞陳君鳴珂共謀繕治各捐奉緡爲之經始而邑中縉紳學士復率其私錢以佽助之已量工命日矣封君之孫惟熙慨然曰維此西序吾先祖之所意締而手啟者也再以煩鄉先生暨父老子弟是子孫弗率有忝祖考矣于是糾役徒料木甓塗墍之滮滅者新之榱題之覆橈者易之補其罅漏正其傾斜不變其舊而煥若

更始可謂無侈前人無廢後觀矣于其成也惟
熙從余求識其歲月余聞歐陽子之言曰事不
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
存而隳者常至于怠廢令觀惟熙之克繩祖武
其見于建置者已如斯使推斯意也念爾祖而
修厥德則作者已成之事猶有患其易壞者乎
猶有患其怠廢不存者乎當不僅廟與學之輪
奐常新矣惟熙勉之吾竊願鄉之子弟共勉之
也故樂為書而俾刻諸廡壁以俟康熙三十二

年歲在癸酉正月上日縣人張貞記

老靠王山史

重建歷下亭記

貞當童羈有事濟南往游蓮子湖流津委浪城趾動搖蒲綠蕉紅芳妍茂密單舟曼舸各出芰蓮中如在吳越奇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曲使人忘其爲都會地也顧獨無樓觀臺榭爲游人燕紓往來之所遂不得寄目騁懷微以爲恨及歸披閱圖志知其地舊有歷下北渚嵐漪水香諸亭又得北海少陵南豐欒城詩歌讀之慨念名迹不勝邑飛是後行役必過湖上見有洲渚孤

峙中央則歷下亭故基也周尋遐覽歎嗟徘徊不能去數年以來閒復過之蒼煙白露無異誰昔每思勝地非人不興安得鉅公大人來蒞茲土廢修墜舉使前人勝蹟頓還舊觀用以慰吾思而償所願也哉

皇帝二十九年春　詔以喻公觀察二東六郡之衆悉受束約公禔身廉正於法鮮所操舍中外上下洞徹若鏡而舞文墨吏上豪大猾見之盛夏如負霜雪馴謹吏民就之如勁寒而慕陽

春治理流聞聲徹　黼座是時轉運李公亦以勳戚世胄治鹺濟上公仁心爲質敷政優游剔蠹卹商惟持不擾之心以御之而　國課辦集除於常額二公旣應期名世又皆博學能文章凡士之負一才名一藝者莫不被其獎拔遠近士人雲合景附彬彬然見鄒魯遺風焉兩公爲政之餘從事游觀以休暇日謂歷下一亭寔昔賢作息之地存則可以式前修寓禮教廢則無以留典型肅觀瞻茲亭所繫誠匪細故于是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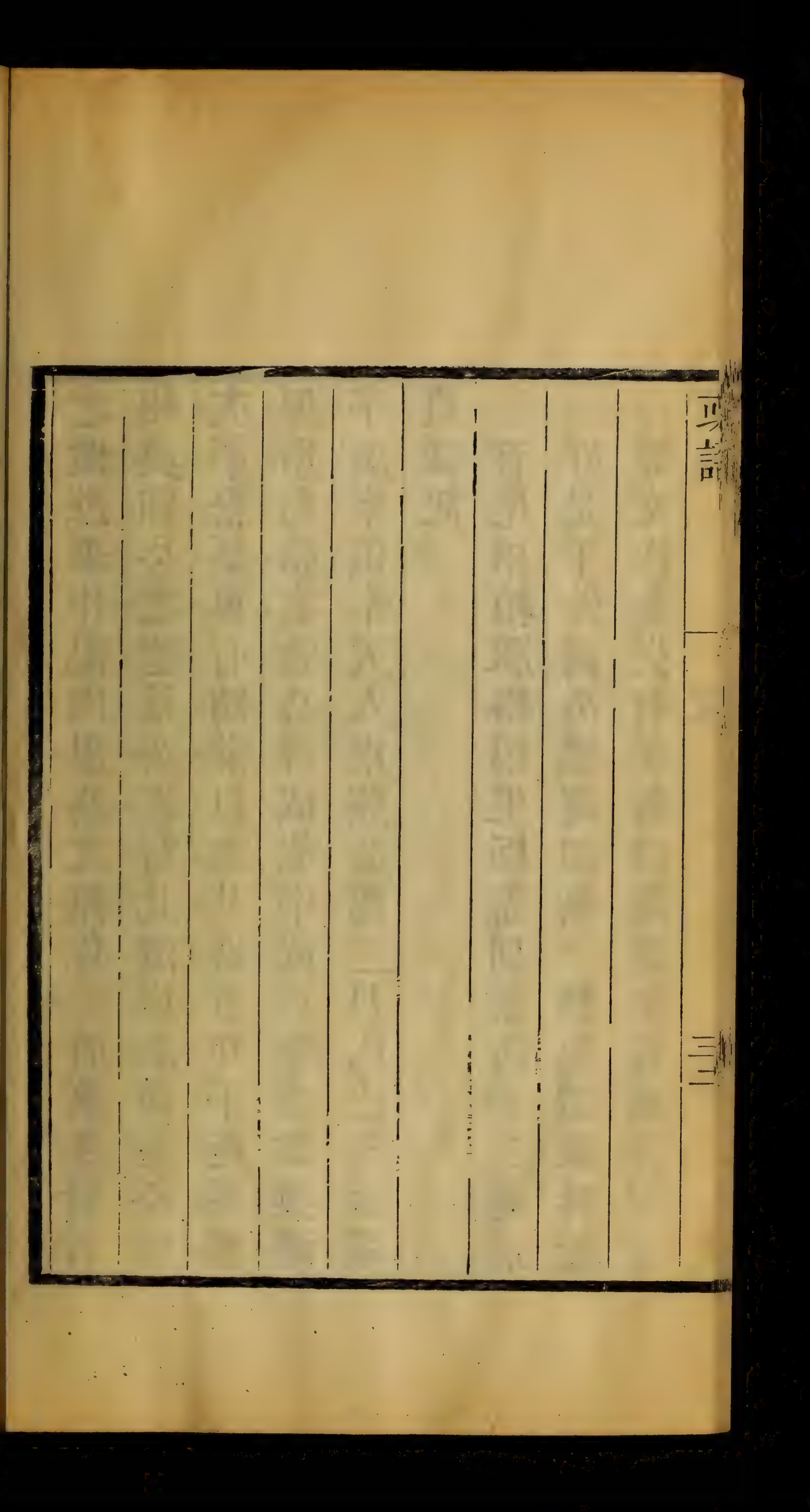
同心協若出一人李公經其始喻公贊其成不徵一錢勞一民四旬而訖事步檐周流繚垣交屬極幽遐瑰詭之觀俯視澄湖亦爲增色説者謂不異歐文忠之築豐樂史光祿之營峴山也

今

天子聖神文武力求治平如兩公者將以經綸之才任天下之重必且揆一時之宜舉待興之典名著　廊廟澤被寰區其功烈壯偉與日月爭光可也一亭之微烏足道哉貞捧喻公徵文

之檄滁筆作記因思公之僚佐一時故多賢者相與仰公之德景公之行北渚嵐漪諸亭不難次第脩築再有摛辭以志其盛者知不能不推原所自始矣喻公諱成龍字武公李公諱興祖字廣寧俱奉天人康熙癸酉三月巳巳安丘張貞謹記

首尾相縮脈絡相生極盡刻露清秀之趣最好是干涉兩公德政御無一點塵俗氣味此等文法全從有美醉白諸堂記得來　洪去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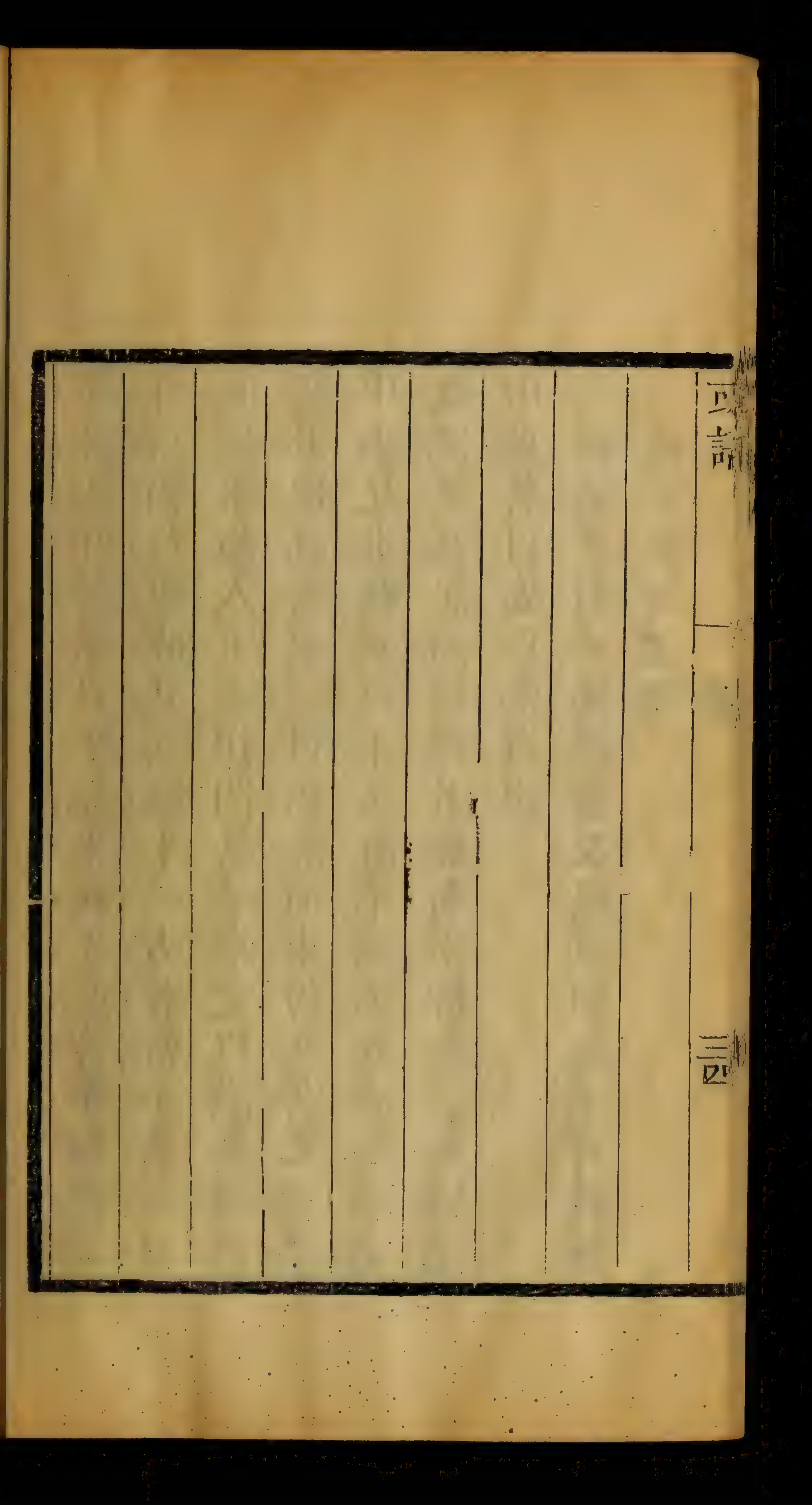
唐郡鎮重修三官廟記

先大母王太孺人世家昌樂之唐郡鎮即吾邑西走青州道也先大人最篤戚誼每入郡城必過外家與諸親表相周旋留連浹日而後去凡竟內之阡陌祠廟杖屨殆徧及予成童先大人已捐館舍予有事西征閒復過之見綠樹連郵斜穿一徑石壇幡影隱映朱垣則三官廟也每至其地夕陽在山僕夫況瘁解裝就憩如止頓舍周行廟庭徘徊瞻顧輒令人興先澤之思

焉予少壯至老數十經過或見其棟橈或見其柱腐嘗歎斷垣缺甃之不可復爲也鎮人某某心焉傷之乃謀更新醵社會以斂金錢不三年而足用興葺其敝壞塗墍其漫漶堂階戸戺髹丹粲然三神者峨冠盛服光明偉麗將吏武士陪擁四旁寖起舊觀矣復以餘貲剏後殿三楹塑神之父若母歸然當坐三神就列若聚家人于一堂而共話團圞報本反始亦禮之以義起者也自今以始非獨清曉齋蔬黃昏鐘鼓可以

葺非心迎善氣且于此聚族于此容衆相與講守望而修覩睦其為福于一方者當不為少矣既訖事鎮人王迭扣門訪予求文以識年時因思其地為吾家三世舊游而來匄文者又予之中表兄也雖欲以不文辭不惟不敢亦不忍矣故泚筆為記而刻施者姓名于碑陰云康熙壬中處暑日安丘張貞記

初讀之似不甚經意及捉筆則終不可過斯為至文　李渭清



安丘三教堂營造記

東方之水獨爲吾邑所有者稱浯汶焉二水出朱虛自西南來浯水入境逕行城南其陰多山往往險絕有奇致汶水過柴阜郎北折而東繞出城後又一水自西北來曰小汶河兩河所夾洲渚曠邈林樊縈錯數十里之內未嘗有山而西南之山皆若拱揖於庭戶獻酬於几案者則三教堂也其地爲王子清心別墅清心少厭囂塵辭遺家室寄迹老子法中爲道士其世父爰

質施地十畝以爲之居清心即除地而宮之創
起高屋三楹其從三十有二赤加其二以爲之
修加其六以爲之廣中象三旁象六是曰三教
堂繚以周垣翼以廊序規橅甫具而清心化去
以其弟子袁一美領其事一美志節清苦朝夕
一菜茹冬夏一木棉裘日以急廢先業爲懼遠
近之人翕然歎譽施者牆立而屬至焉復起前
殿三楹奉漢壽像設宏傑牢堅略與堂稱舊日
之門庭房與增修塗飾丹碧粲然于是棲經有

室館客有堂熏浴炊爨帑庾委積各有其所供具械器無一不備至於種蓺疏鑿游息休暇則又修竹覆門長松引徑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安丘之道宇遂以是爲冠既落成一美介友人以告余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會余多故未能屬稿後三年一美復款門來請屢返不厭乃敘載其本末如此然不能無槩於中焉世之高門巨室明德茂勳爛然天地一旦澌焉朝露爲之子姓者驕樂佚游翫歲愒日前人風烈置若

罔聞求其才堪幹蠱力足肎構者指不多屈今袁子褐衣黃冠棄家從師非有勢可庥有權可藉勤身苦志確守其教卒能不動聲氣於數載之間成此高明壯大百年累世之迹半山老人所謂失之此而彼得焉者不今古一轍邪

前半敘事散散稜稜如米襄陽書法後幅借題發論悲感橫集可謂絕調　李渭清

游廣福寺記

青州之南多山游青州之山者多至雲門而止即余亦然康熙己巳余客青州適余妹壻高舜木譚廣福寺之勝遂于重九偕舜木及兒子在辛往游出城東門折而南甫至郭外微雨忽作就路傍閱武堂避焉壁間嵌王弇州先生堂記讀之雨止南行里許經前大司馬邢崑田墓上讀申于兩文定公所作碑表及碑陰所載諭葬儀節想見當日榮哀之盛曾不百年木石已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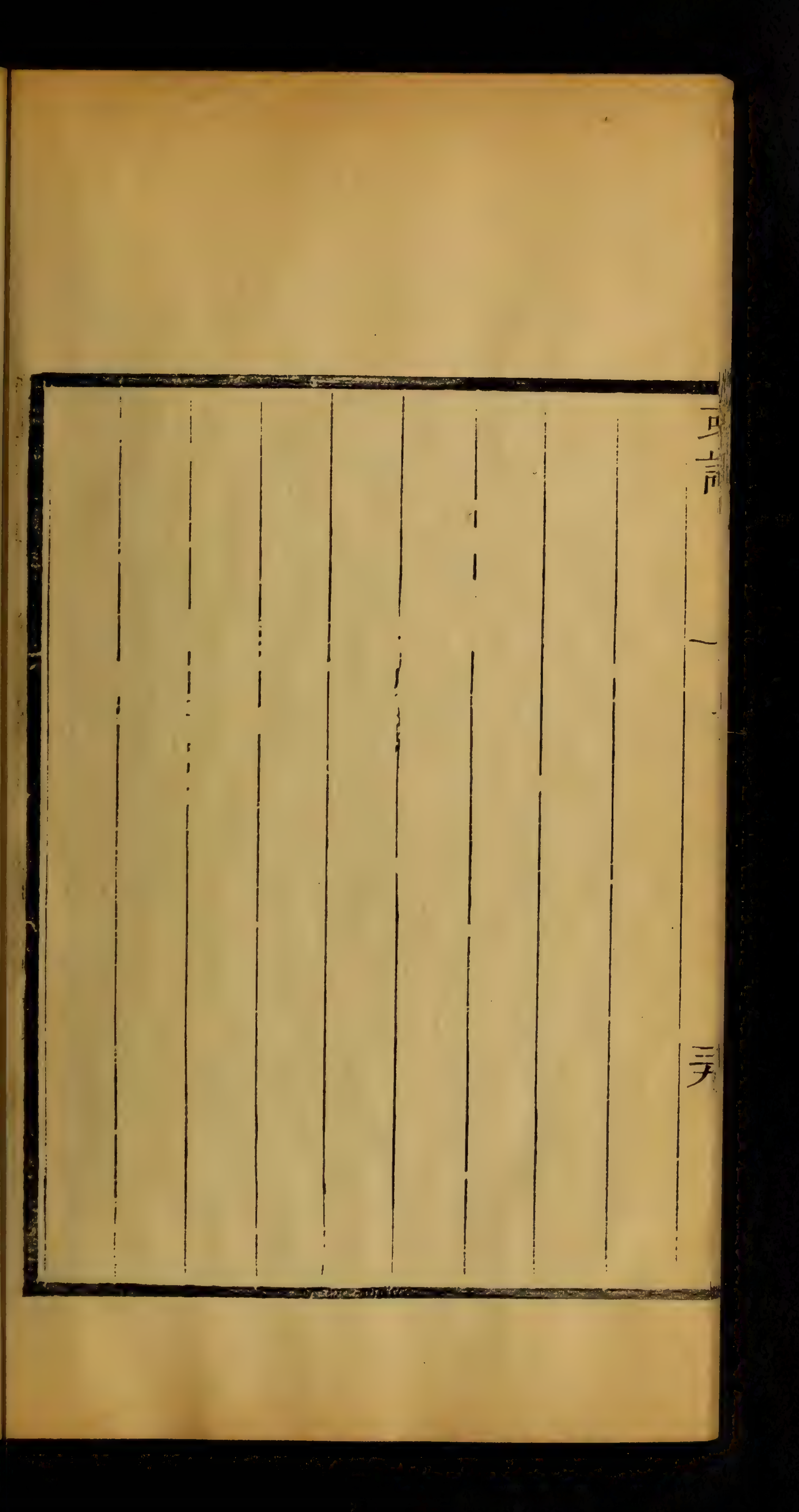
子孫賣盡唯殘碑四五石罷數事離列而巳過此即雲門東麓路轉峰廻看勞駝諸山成嶺成峰別開生面矣西南過響水厓澗底石版自南而北層層跌落知秋水壯時砰訇澎湃必極佳觀山上怪石如牛馬如熊羆者不可殫紀園冶間得其一二足稱奇玩棄置荒山遂無知者可爲太息越數嶺復折而西乃得寺焉自郭外至此多樹柹柹葉經霜紅黃相間爛若披錦寺畔山淺風緩故諸樹青蔥敷榮有如盛夏唯朱實

離離差不似耳寺居勞山左麓山半平臺上三面山環其境勝絕但舊迹久湮所存像殿皆舜木先人納言公所成今去世已遠郡中鄉先生無復好事如公者故亦漸就傾圮矣七十老僧折足鐺中糙米飯有時不給山行疲劇無房可憩于西院松下得一石案頗可人意據而坐焉舜木出所攜肴核啖之饑甚而齲齒作痛咀嚼頗艱食未畢雨驟至白雲滃鬱隨風伏起互相明滅俄而煙霧滿庭咫尺莫辨令人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雨止周視殿庭見碑記載有魏武定二年齊郡太守劉明世造石像碑刻及仁壽中所刻舍利塔下銘覓魏刻不得于天王殿故址得隋石讀之蓋文帝建舍利塔佞佛祝釐之辭而孟弼書之者文頗雅馴字穠勁饒古意非篆非隸真八分也刻法甚精歷唐宋元明迄今千有餘年猶完善如新亦大異事第臥頹垣風日中恐難長留紗躋永鎮山門也日巳下舂遂冒雨歸至于家河邨中止一石徑

經雨路滑馬躑躅難行乃舍騎踏泥而過將入城回望南山濃如染黛矣

游記用回望南山濃如染黛一語收住筆似開而遍篇未盡之意俱從開處逼出天光雲影一清如洗儼然此記文境也 王司直



游揚州劉氏園記

辛未閏秋，余有幽憂之疾，不自聊賴，遂爲江南之游。中秋日抵邗上，寓興教僧舍。次日訪李封君君寶於家，君寶約明日爲郊外之飲。至期，使人持馬來，馬頗駿，經行衢市，足踼人，懹大勝，籃輿閒置，局促如秋燕也。由左衞街東行，出通濟門，呼小舟徑渡河，東里許，若斷若續，皆闤闠也。郭外地曲折起伏，多小橋流水，路傍喬木叢竹，陰森蔚薈，境地幽閒，心目開爽。又行里許，路折

而北則劉氏園在焉門西嚮門內藩以竹籬籬北得堂曰大玉以庭前植玉蘭一株其大合抱春時花發如雪山瑤島稱維揚巨觀故以名堂堂四楹敞其三壁開一廚啟之爲門可達室中矣庭內東西離列老桂二十許株暖日烘花薌氣蓊勃別無雜卉惟右方種竹數百挺鸞稍翔空色如綠玉余摩挲久之不忍去西南一軒東嚮前有立石狀頗磊砢稍南爲廊數楹此外無屋宇也主人肅客入座酒十餘行盤飧有斑子

魚味甚美。或謂河豚別種。或謂是其小者。豈叩
楊次翁設以待米漫仕而戲謂爲河豚饜本者
邪。飯畢。主人洗盞更酌。余欲改席花下。從之。輕
風披拂。金粟時落。灑巵及袵袠間。令人作衆香
國中想。既夕而散。客有就閭南小渠乘舟者。余
仍騎馬由利津門入。抵寓舍。街鼓動矣。余念揚
人以綺靡相競。游者多在紅橋一帶。茲地亭榭
之瑰麗。不及諸園。一榱一桷。而幽清曠逸。寔爲
過之。欲索解人。恐不易得。故余漫以得一游此

園爲幸而此園亦未必不幸余之一游也遂燒燭記之

不必鑱削酈柳點染佳勝處頗有放翁筆意

安靜子

游金陵北城記

余癸酉八月來金陵寓承恩寺僧舍既歷旬時頗苦闤市囂煩欲爲北城之游以殘暑猶熾登頓不易而止二十三日爲白露節天道驟變爽氣偪人遂與周子榕客商略同游詰朝就榕客晨炊食已步行里許至文德橋買一小舟時秋水方壯放船東行兩岸樓閣開窻面水雕闌綺疏無異僊居縱棹空明澹蕩中極盡容與之樂東過邀笛步又東過桃葉渡北過白下橋河上

居人高柳覆門短籬壢晉鴨闌蜑舍曲曲繞屋嶠首鍾山氣象雄麗蒼翠欲滴使人悦然如造異境又北經馬貴昜耶舍今改爲佛廬矣與榕客談其當年舊事不勝太息折而西復折而北至石橋水涸舟膠步歷岸上訪龔半千山人於家山人年已餘七十布袍苡屩自出肅客問余里中諸耆舊知皆下世慨歎不已茶話久之始別北登雞籠山絕頂渾儀臺故址新建一亭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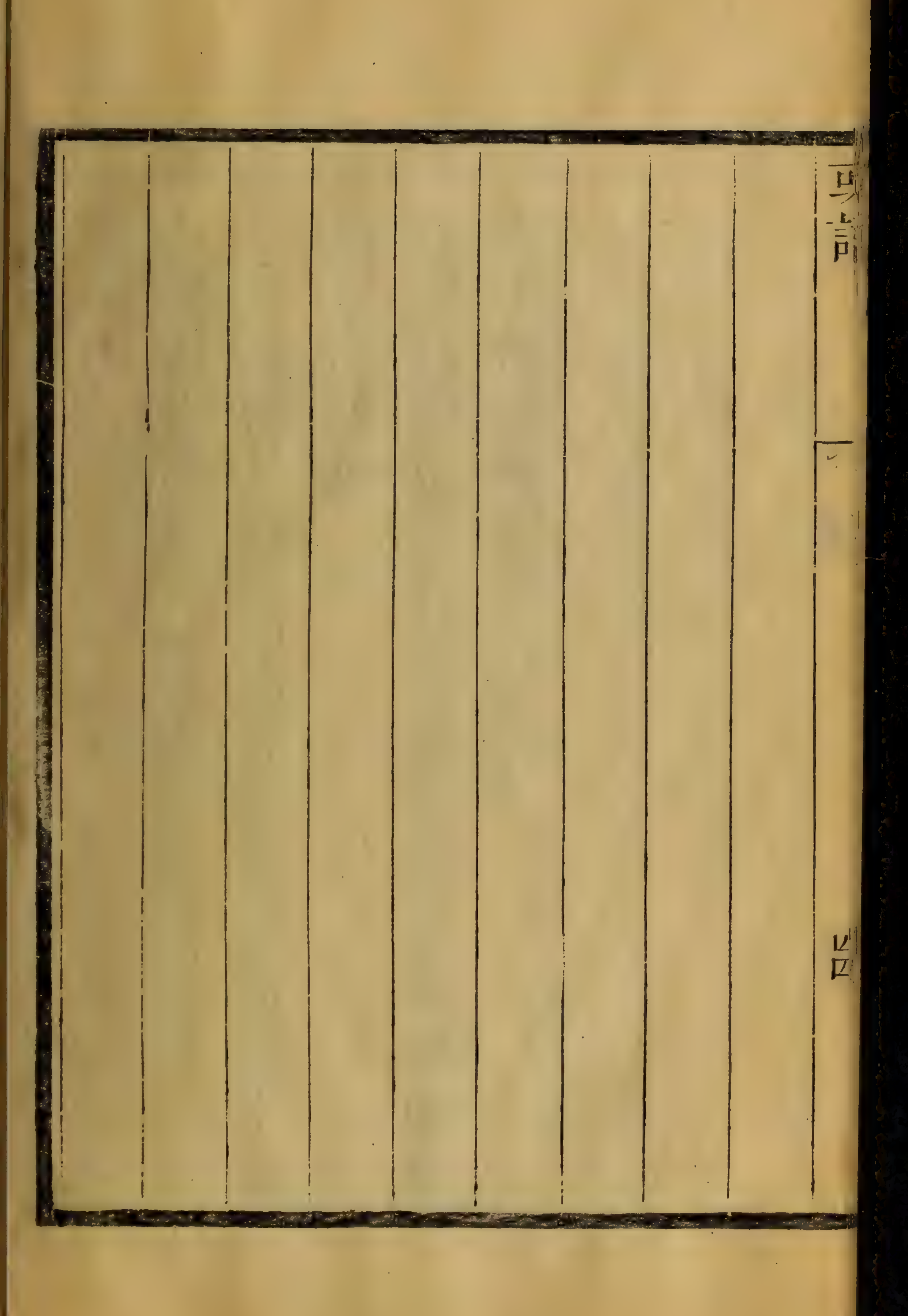
御筆曠觀石刻爲

皇上乙丑南巡所書瞻拜其下天藻飛翔盤拏屈強非弄筆儒生所敢望其涯涘東起傑閣繚以周垣內貯豐碑記　南巡盛典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四顧江山城闕樓墖竹樹遠近暎帶畫圖有所不及徙倚移晷乃緣石磴而下小憩茶肆中食餈巴甚美十廟餈巴舊已著名如東京夢華錄所紀州橋爊肉乾脯朱雀門雞皮麻飲之類也肅衣拜蔣侯祠祠巋存其舊帝王功臣兩廟俱已頹寂象設亦不復存爲之感歎餘

廟不及入東登雞鳴寺覓其門不得蓋自余乙丑游後山門已改作離故處北行百步許始得入入門南嚮仍由故道躡級而升殿門就圯意甚危之壇院後閣則與葺一新其地據臺城上北望真武湖面勢疎豁煙波渺然町畦相接蓮菱甚富遠山隱見煙霧開而秀色時撲人衣袂眞絶景也壇院西南得一小門循牆北走繞出閣後陂陀逶迤而下直達外門矣日將夕始歸舟次取道一枝巷訪雪客於家一飯而去舟入

暝流宛有幽趣比到青谿天且昏黑水榭人家皆已爇燭影射波中如電閃霞流滉瀁無定彩及登文德橋見長干墖鐙正盛光氣熊熊上徹霄漢亦奇觀也

胷懷超曠意思安閒尤妙在寫景筆筆如畫而不拾韓柳唾餘 玉山史



游西園記

金陵園池之盛不減洛陽而徐中山之東西園爲最勝余自丁巳南游東園毀頓已久某堂在某水之傍某地爲某亭之址僅得于遺民宿老之口及屢過之所謂基趾者亦無復彷彿槩然而已問西園則中山之後轉徙黃山汪氏今爲龍眠吳氏別墅每欲往游以乏鄉導不果癸酉中秋客金陵者幾兩旬于其晦日將俶裝北歸周子榕客設酒取別言及未至西園爲此行恨

事座客皆相向從臾遂挾陳處愚方志高以行步走二里許厎門知主人久客京下一蒼頭延入由其廳事北折入小弄一門北嚮署曰梅嶺當門得亭曰玉照爲園中最高處古梅數株離列左右草中臥一石舟形製甚奇東北高土爲亭榭故阯登之鍾山橫前巒岊峰勢森然競出循嶺北下一獨木危橋振衣亟過爲海漚亭董宗伯其昌書額方沼環之可數畝秋荷尚盛紅白萬柄媚色幽芬嬲人眼鼻園丁薦茗再啜而

出仍過木橋沿隄西上竹樹旅叢幾不辨路西北一小閣供漢壽亭侯象設凭闌下睇晻曖渺瀰皆在目背開爲之一快稍愒由西厈而下路旁亂石如羣羊少南一亭峙水中榜曰雲淙處對面高柳古榆扶疎掩映綠陰滿園樹中一樓屹起朱欄畫楯亦殊壯甃甓繚之以近內室不得入園境將窮得徑頗猥鄙南去稍折而東爲葆光堂堂東向規橅弘敞廓然一廣除相對爲臺禿松怪石分布其上堂南一閣已就頹廢閣

前石壇上栝子松一株高數仞大十圍皮如青銅根屈曲作虬龍狀下瞰三石最高者曰紫煙作蒼白色有明喬太宰宇題字其兩石一曰雞冠鐫宋梅摯詩一曰銘石以建康留守馬光祖刻銘其上故云二石庳于中峰色質亦祇堪作衙官卽世所傳六朝松石也予攷此松乃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者石爲宋植無疑然皆已六百年亦不易矣摩挲拂拭躊躇不忍去歸塗復就榕客飲醺然而散一松三石余每見于傳

紀輒骨騰肉飛不意惋始得之戀戀茲勝不覺言之津津也

史稱晉武帝問張茂先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讀杞園諸記始知不妄

王山史

游雲龍山記

癸酉秋杪余自金陵由淝水北歸及抵彭城已夜矣夙興南望見山容秀拔樓觀重複若亟招余往游者問之則雲龍山也於其明日出南郭門緣山麓東上有梵刹曰興化寺拾級而升入門見大佛自地中出僅露頂及肩已高數丈乃斲山椒巨峯所成又塑諸天像設於四旁嵒石上以一殿覆之其廣袤雄麗亦略與像稱欲於此小憩而寺僧俗甚不可與言轉令人思道潛

其人耳由殿西南三折而陟其巔得放鶴亭亭雖華敞已非故趾庭中有井名飲鶴泉殊屬蛇足然山上得泉寔大不易拂拭壁間碑版讀之皆顯官新刻舊迹了無存者爲之太息少焉朱生邁偕余兒在辛至相與凭闌俯睞山下人家場圃籬落高下相接宛有幽致近郊壤地沃衍姫棋枰蔬畦界道成文綠潤可愛北望州城雉堞連雲屋瓦櫛比誠與區也旋而觀之白門黃樓歷歷在目且彭祖有井掛劍有臺以及昔人

攻戰之場前賢觴詠之地無不攢簇離立可指而數又遙而矚之黃河泱漭自汳東來蘇子所謂岡巒四合如環而獨缺其西者如故也徙倚久之因念帝業霸圖竟成噩夢文人名媛總化劫灰不特高蹈如留侯雄勇如呂布皆就澌滅雖偎如黃石壽如彭祖者而今安在即閒有迹可尋亦不過如亞父之冢陵母之墓徒寄意想於白煙涼草之外而已可不悲哉日已將昃循小徑西下過黃茅岡拜四賢遺像觀吳道子大

士石刻登頓巖岫手披荒蘚偏覽前人題名長吟坡老歌詩而歸

彭門近郭之勝無過雲龍山先生至止席未暇煖杖屨殆徧余獲從游見先生上下巖磴其步若飛余每倦劾欲稍憩先生掉頭弗顧也是不惟有勝情兼有濟勝之具矣撰爲游記明窈肩瑟蒼遠紆徐而心目中別有寄託寔在登臨眺聽之外先生眞移我情哉　朱旋吉

杞城別業圖記

吾邑東北爲里三十而遙有舊城阯存焉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遂號淳于國春秋之初杞并之又曰杞國後滅于楚至今以爲杞城從後稱也丘虛以來其爲草樹薉翳狐虺竄伏者不知幾何年至明隆慶中周氏始于此施版鍤治廬舍焉後爲族父近峯公所有天啟癸亥乃歸先府君雖茁茨數椽而堂寢庖湢亦略具矣壬午癸未閒毀于兵燹及余之身

存者才十一耳然僅以之爲饘粥業歲一再至或數年一來來亦未嘗信宿也康熙巳巳余衰病摧頹續以骨肉凋索心慮荒散人理頓盡思得幽闃閒曠之境攝養餘年遂移家其閒而杞城別業始眞爲吾有矣杞之山皆在郭外幸地平衍可一望收也擔山雙峯矗其前峽山嶕嶢峙其東西望宛延而奔屬者其牟山乎岞山獊山稍居其後則張左右翼而分列焉汶流清泚繞出城背濰水湯湯自南來至城東北兩川交

會而入海此吾杞之形勝也城雖廢垣之立者高處尙可二十赤其厚惟倍入城余家麥畦稻隴在焉莊通東西大道兩頭各數里皆夾植榆柳清蔭婆娑赤日不下南爲收穫場柴門向之入門北行兩折而至雪廬以雪中葺之故名原有夾室左廡僅存自右穿入回廊再轉而達書室前後兩層松牆限之前室陿長左右皆牕牕下皆竹其形似舟字曰北船㠯友楊輔峭書其額而銘之後室三楹敞其前致頗疎豁庭中襍

蒔玉蘭紫薇階下種蕉兩叢屋後修篁千挺風雨時至瑽琤作響扁以孤邨風雨蕭然乃集文徵仲書法所成前宜冬後宜夏視時涼燠爲徙居之候後樓三楹爲臥所兩序翼之東安庖湢西儲米鹽樓東精舍一區雙桐覆井釀陰滿院爲與客夜話處用頻濱桐身青琅玕語署曰青琅館屋東起樓三重高五尋取先府君來青閣舊扁顏之每到上頭恍若置身星漢覺人世之埃壒盡去青天之顥氣自來非僅以檻外諸峯

排闥闖入也其南相對亦起一樓用摩詰輞川詩語名之曰自來草閣閣前有堂曰拙業司馬子長語也與田夫野老量晴雨話桑麻於是乎在輔以丙舍惟藏農罷而已東北得古栁一株大且十圍擁腫轔菌逮數百年物誅茆爲軒以承之曰餘栁亦摩詰詩中語取吾家藏籍副本千卷實之一几一榻一筆一研熏罏茗銚外無多物具也又南行數武有門西向呀然闢一境所謂杞園也中築方臺臨臺而屋凡三楹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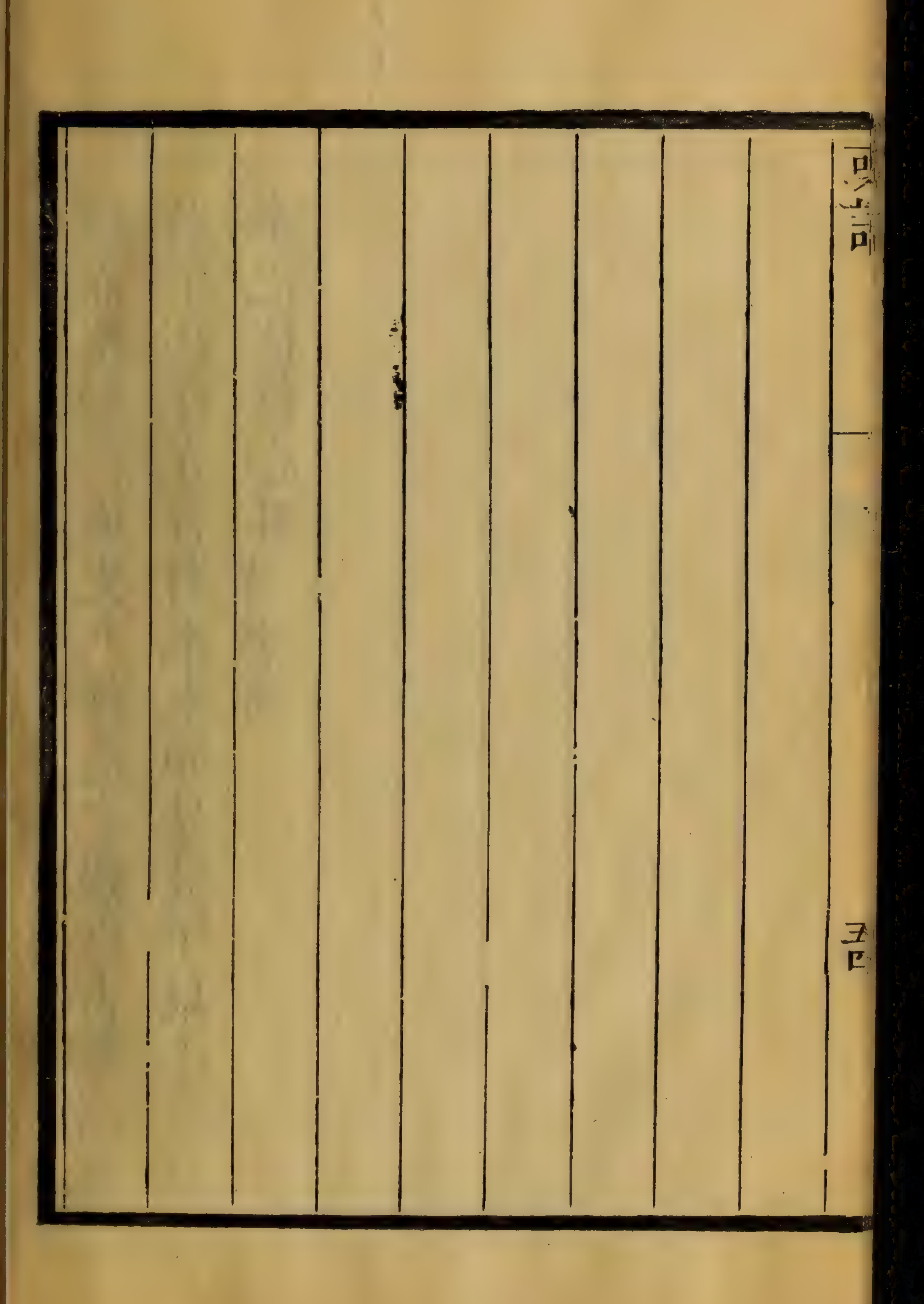
紫堂金陵鄭谷口書榜東闕峽山斜踞牖上每當夕曛紫翠萬變始知其玅臺前鑿一大池渓丈許浸芙容菱芡左右皆桃柳梨杏花藥藩以闌竹徑蓊紆徊池南又一小臺高增其半看廥外寒玉池池傍高柳亂藤葱蒨相糾山紫堂後有地數畮悉栽果樹如櫨梨梬棗橪柿含桃頻婆來禽之屬花時燦爛如錦秋後青璣朱實纍纍滿枝百羽萃止緜蠻啁哳弄暄訴凄亦靜中一樂也東園之事窮樹中又得一門曰北園有

古文官果一株園不圓滿形類雞骨皮作爛鐵怪石色亦飽霜雪矣樹下當築一室傍植桃李梅杏楡柳松柏曰桃李隖從其多者命之也大氏吾莊以樹勝宅中之樹以百計園中之樹以千計牆外之樹以萬計廢城之趾郵路之旁橫生倒植不可以勾股計矣此杞城別業之大較也。余讀盧鴻草堂圖詩李公麟山莊圖記未嘗不心服其盛而又頗嫌其意止存乎景物也余別業不遠昔人萬一。而余之所以記之者則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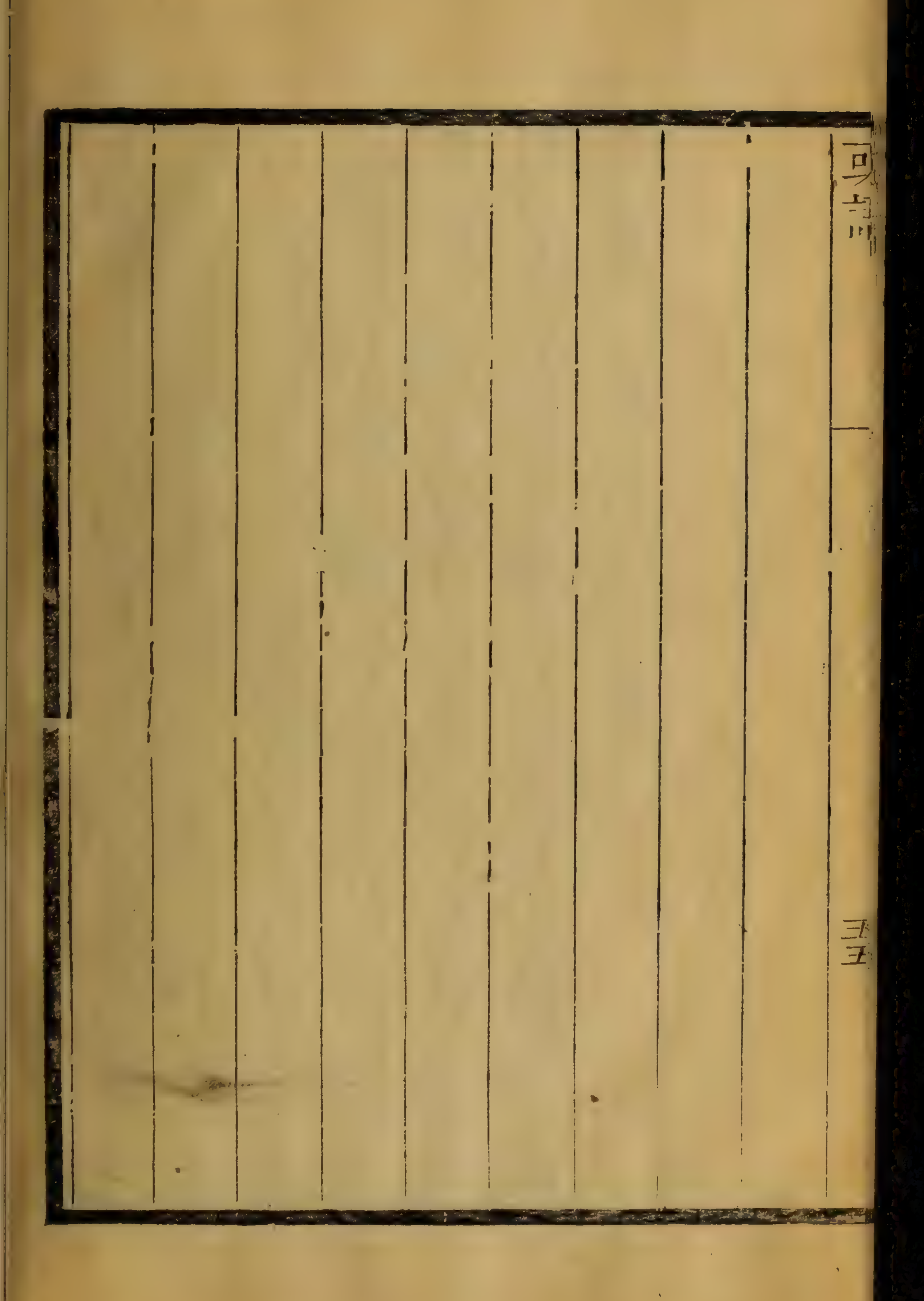
有懷抱言念邨墟爲先人敝廬余捿遁于此寔
存思其居處之意故支撑傾隊修葺破漏僅還
舊觀即開有增飾亦期克副先志而止不敢以
攺作爲能事也于其苟完屬王子安節爲圖以
乞詩歌于大人君子紀其事復自爲記述先世
締構之艱難及小子仰承之不易者以示後人
若謂可與山莊草堂角奇而鬬勝也則非余之
所以爲心矣康熙甲戌炊熟日杞園張貞記

序杞城既詳且核中間有褒綴有結構有關

鎖而總歸於述先人締造之艱難古來諸文
君子往往立言有本末如是彼平泉山莊草
木記徒侈心耳李漁郁



杞園寄杞城圖一卷相示爲金陵王安節筆掩
暎綠蘿迤逅斐亹遂爲名墅傳神及讀杞園所
自爲記覺水木清嘉林園曠朗不減漁父花源
矣便欲東訪杞園相與上下來青閣幽尋桃李
陽散步寒玉池徙倚山紫堂卽餘柳軒而憩焉
但恨老病摧頹淹頓帷薵恐終成南陽劉子驥
耳放筆一慨菑川高珩書



余嘗入京走山東登泰岱之巔縱覽諸山層巒疊嶂綿亘數百里未嘗不歎其地之廣土之厚而昔聖賢之所由生也及歸舟南下過滄州歷清濟南陽橋頭閘明湖綠淨與東峯一帶相掩映以爲青齊之勝大略見於斯矣今讀杞園先生杞城別業圖記其間山川秀拔如擔牟岞峽諸峯環布周列汶濰二水夾流而入於海是知靈區奧宅又在尋常聞見之外當日子厚東坡之在黃柳時搜剔其奇壯美其勝作爲記序使

後之人讀其文而嚮慕之然皆苦遷謫去桑梓借枝寄迹究非所有孰若杞城去郭三十里習先人之舊擴大其規模崇修其廬舍風雨寒暑與父老子弟耕漁游釣終其身以樂於斯則又非昔賢之所可及也矣至於地旣奇勝文亦委婉詳浹克盡其致益信濟南多名上扶輿清淑之氣鬱爲光華豈止山川稱瑰異哉康熙甲戌季秋竹西保頤居士汪耀麟謹識

琅邪臺題名

康熙辛亥有事日照取道海濱訪劉子羽於家與之同登琅邪是日重陰海霧山雲鬱蓊蓬浡只赤不見前後人波濤鏜鞳聲自地中出歸塗大雨宿子羽南園詰朝旣霽復往游焉臺畔秦皇車道大將壇坫蹤蹟猶存再陟山椒披剔相斯篆碑讀之矯首東矚海山隱現島嶼蒼茫覺方壺員嶠呼吸可通幾自忘其腐肉朽骨矣時五月廿三日也安丘張貞

韜光菴題名

北海張貞來杭浹月兩過靈隱而未獲一至韜光終屬闕事於將歸之前二日偕海曲李宗周先生補游焉遇雨冷泉亭良久不止冒雨而登及抵菴門衣裳盡溼借老僧敝衲衣之倚樓肆眺湖山城郭不日屐舟之迹歷歷在目如久客欲歸聚一時之朋好而相與言別也豈不快哉

康熙庚申五月九日識

金山題名

再游金山宿浴日樓在乙丑三月之十三日夕飧有酒飲未及一蕉葉醉矣臥不成寐起行山麓江清月白景色幽絕遂遵繚垣而一周焉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惟聞魚龍潑剌波瀾而已回竝南廊按牆睇之蒼煙白霧鬱鬱在下絕不見水小時雲葉開解如奇石如亂獸參差磊砢布滿江面微風忽起浮氣盡收月愈瑩徹映射江水熠燿恍惚皆作玻瓈琥珀色不自知其置身何所各院僧徒分日肅客一歲不能作十數更

番乃余庚申及今皆主此樓亦大異事也渠亭
山人張貞

惠泉題名

劉伯芻論水之宜茶者七自一至五予皆得而酌之澂泓甘冷未有如惠山石泉者迺強抑之第二不知何意然世之妄庸巨子謬秉衡鑑既經品第遂莫敢異議亦與此同歎矣康熙二十四年春三月望日牟山張貞題

虎丘題名

余三游姑蘇最後寓虎丘之月駕軒時與萊陽姜實節學在長洲汪琬苕文杭州朱溶若始德州李濤紫瀾游談其間千載之下必有以此爲故事者乙丑三月安丘張貞起元識男在辛書

雨花臺題名

辛未十月甲申日巳卓午出聚寶門涉長干里經木末亭登雨花臺回望石頭城鍾山屹立江水遙明天清氣爽目窮楚越顧而樂之再踰南岡訪老友張君瑤星於松風閣下計與相別未

二十年而瑤星掩抑摧藏已八十有四余亦蕉萃支離番然篤老回思往事恍若前身矣因書閣壁以誌慨歎園叟張貞題

燕子磯題名

自丁未至今二十五年中余五登此磯矣辛未十月二十六日從白門歸薄暮登舟掛曉過此攜兒在辛復造其巔時盛寒野日昏黃江濤起立欲於亭中少憩天風颼戾凜乎難留遂亟下焉北海張貞杞園記

細讀七題名寫景處奇麗蓊蔚如鮮花弱柳乳燕新鶯諷味之餘流連不已叙事處屹屼淪漣如蟠厓峋石風泉雲壑登臨之下感慨自生艮由先生神情与山水相關故勝情靜趣觸緒紛來柳州而下斯爲罕儷黄僊裳

